

MA KE BO LUO

马可·波罗

王京昆、汤秀云编著

外国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马可·波罗

王京昆 汤秀云 编著

目 录

前言.....	1
一、忧伤的少年.....	1
二、诱人的东方	17
三、东方之旅	25
四、人在元朝	43
五、意外之故	58
六、思念家乡威尼斯	70
七、回家的路漫漫	78
八、尾声	83

前言

13 世纪时，威尼斯人尼可洛·波罗和他的弟弟马窦·波罗以及尼可洛的儿子马可·波罗沿陆路长途跋涉到中国，到达可汗的朝廷，朝见了元朝大汗忽必烈。回国后，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这样描写了中国的物产：“中国的海里有 7448 个岛屿……在这些岛上，没有一棵树不散发出浓烈怡人的香味，没有一棵树没有用处。这些树几乎都是沉香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珍贵的香料。除了黑胡椒，岛上还盛产一种白胡椒，像雪一样白。在这些岛上发现的黄金和稀奇之物，实在是妙不可言。”

他的书一出来，很快风靡了欧洲。这不仅出于信誓旦旦的保证：“许多人过去不相信我，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相信我——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应该回来，让人们了解世界上存在着的事物——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不论基督教徒，或者撒拉森人，不论鞑靼人或者异教徒，能像我，尼可洛先生之子，威尼斯的伟大而高贵的公民马可·波罗这样对世界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观察和探索。”

从他 17 岁离家开始，他就踏上了持续将近 1/4 世纪的旅程。这些旅行把他带进了西方从未听说过的异国他乡和不同的民族中。不能否认，他当初来东方的目的出于好奇，是子承父业——经商。至于后来受到忽必烈的重视而留在中国为

官和参政，以及以重臣的身份到处旅行等等，则充分展示了马可·波罗经商以外的才华。

《东方见闻录》（又称《马可·波罗游记》），客观上记载了13世纪他旅途中所经历过的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及异乡奇迹与风情。但是，书中对许多描述，包括对中国的描述上，有道听途说，也有主观上的夸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欧洲人的欲望和想象。

本书只是概要地叙述了马可的生平经历，让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外国人”有个初步的了解。

一、忧伤的少年

公元 1254 年，马可·波罗出生在美丽的水上城市——威尼斯。威尼斯是由 120 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城市。岛屿之间架设着彩虹般的桥梁。远远望去，威尼斯就像浮在水上的海市蜃楼一样，神奇而可爱。它的水上交通四通八达，运河穿梭在鳞次栉比的大小建筑群之间，就如同马路一样。威尼斯的居民乘着凤尾舟在运河里自由自在地行驶，可以到达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威尼斯不但以优美的水上风光而驰名，而且还是商人会聚的地方。马可·波罗出生的这一年，大约公元 1254 年，他的父亲尼可洛·波罗又出海去做生意了，小马可也就没能看到亲爱的爸爸。正当波罗家族为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子汉高兴的时候，马可的妈妈却面对孩子黯然垂泪。因为孩子的父亲杳无音信。

“多么可怜的孩子呀，若是你爸爸也在身边那该多好啊！”

就这样，伴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担忧，马可的幼年时光如水般悄悄地流逝。马可·波罗在妈妈的精心爱护下渐渐长大了，成了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子汉。他对爸爸的渴望相见的亲情一天比一天强烈。

“爸爸和你叔叔马窦·波罗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做买卖了，他们要赚很多很多的钱给马可呀。”妈妈在回答马可问询

的时候总是不失时机地对马可进行教育。“威尼斯的男子汉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不仅有健壮的体魄，而且会做买卖……小孩子长大以后都要跟前辈学习，远渡重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赚大钱。马可将来长大了也要像你爸爸和叔叔那样，做一个精明的商人，为我们波罗家族带来荣誉。”

马可的妈妈虽这么说，可眼里却隐隐地含着忧虑和与亲人不能相聚的痛苦。

马可听完妈妈的话，打心眼里为有一个好爸爸而高兴。他两眼里放出奇异的光，兴奋地说：

“妈妈请放心，将来马可一定做个出色的大商人，给妈妈赚好多好多的钱回来！”

母子两个紧紧地坐在一起，相互依偎着，怀着不同的真挚盼望着。

三年过去了，马可常和妈妈到港口打听海外的情况，询问马可父亲的消息，可是每一次都很失望。

这一天刚过中午，马可和妈妈又驾驶着凤尾舟来到港口。火辣辣的太阳给码头平添了一份酷热。马可和妈妈却没有顾及到这些，她们只管放眼向茫茫的海水尽头望去。连一艘船的影子也没有，马可失望地看着妈妈说道：

“我们还是见不到爸爸，他究竟去了哪里呢？”

妈妈看着可怜兮兮的小马可，她不愿让沮丧的情绪影响孩子，伸出手慈爱地抚摸着小马可的头，尽量抖擞精神安慰孩子：

“我的孩子，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这个，小马可相信，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起过关于

父亲的故事，都是如何称赞他父亲广博的知识的。何况，他父亲的航海技术是威尼斯的骄傲。

的确，当时马可·波罗的父亲是走得最远的商人。

夕阳红红的，把缕缕绚丽的光辉抛洒在港口码头上，金黄的光晕渲染着码头上嘈杂的人群。喊声、叫声和欢笑声汇成阵阵声浪，冲击着刚刚靠岸的高大驳船。驳船上的海员和乘客开始下船；码头上的人群也如蜂群般冲向驳船，码头更嘈杂，声浪也就更大更高，连夕阳都有些失色了。

热闹终归是热闹，它只属于欢乐的人们。对于站在码头角落里的小马可来说，他就没有丝毫的欢乐，只有一线殷切的期望……

一个小时后，码头开始安静下来，小马可的期望也随之破灭，紧跟而来的是又一次的失望。他不知道这失望已经有过多少次，是一千次还是一万次，没有人弄得清楚。

马可看了看冷清的码头，又瞧了一眼停在港口里的驳船，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茫茫的海面上，连一艘船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圣·乔治岛远远地若隐若现。当他再一次确信已经不可能有船回港的时候，马可感到了浑身的疲惫和无可名状的失落，尽管这种感觉早已超越孩子的年龄。

马可·波罗喃喃地自言自语：“15年了，爸爸出海已整整15年了，为什么总不见你回来？大概你至今还不知道你已经有一个15岁的儿子了吧。你孤苦的儿子在朝思暮盼着你早日归来呢！”

小马可甚至想像到如果爸爸见到自己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继而欣喜若狂的。

又一个夕阳落山了，西边天空上的云彩被烧得火红火红的，晚霞的光彩映在马可愁蹙的脸上。海风凉凉地吹打着马可破旧的衣衫，甚至掀起了他几缕头发。孤伶伶的马可向着大海，向着远方的圣·乔治岛，也向着遥远的爸爸默默地流着泪水。

“也许，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发觉自己近来常常会产生这个念头，今天也不例外，但每次都被他否定了。不会的，爸爸一定会回来的。妈妈曾经告诉过马可，爸爸的航海技术是威尼斯一流的，而且也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爸爸迟早会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马可回首瞧见码头旁边的圣·马可教堂，正被笼罩在一片金光闪闪的晚霞之中。他心中一动，为了爸爸能够平安回来，应该为爸爸祈祷一番。

马可面向教堂，脸上现出一副虔诚和恭敬，手指在胸前规规矩矩地划了一个“十”字，然后嘴里就开始小声为父亲祈求：“万能的主啊，您可怜可怜小马可吧！我已经忍受了失去父亲的15年的痛苦，请您念在马可受苦的份上，宽恕父亲的罪过，让他早日归来吧！”

圣·马可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算是给予马可的慰藉。仿佛，在那缓慢而充满神秘的钟声里马可·波罗听到了一个来自远方的声音：

“不要担心，爸爸会有一天回到我们身边的。”

黄昏时分，太阳也像充满了愧疚，觉得对不起马可母子俩的殷切期望似的。海风也从海上徐徐吹来，给她们带来丝

丝凉爽。马可望着妈妈消瘦憔悴的脸，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马可大了，应该体谅妈妈，安慰妈妈，马可心想。在他为父亲祈祷的时候他就这么想。

“妈妈，我想爸爸一定会回来的，基督会保佑他平安的，你说对吗？”

妈妈的脸上掠过一丝宽慰：“可是，你爸爸往日做买卖，顶多出去一年半载，可这次他们已经出海 15 年的时间了，怕是……”

妈妈说到这里停住了，她不敢再往下说，也不愿往下想。

终于，马可的母亲在她那间黑暗、潮湿的屋子里病倒了，并且与往次生病不同。

卧房是长形的，天花板很高。在围墙板上方的灰泥墙上，画着渔猎的情景，其间被几幅花卉和海中生物的挂轴画隔断了。

马可·波罗呆呆地注视着病中的母亲，他不敢移动。直到她的干枯的嘴唇张开了，这才使他安心地喘了口气。

以前，她也常常生病，可每次都恢复了健康，这次也会一样的。这些年来，自从仆人被遣散以后，这座老房子只有她一个人亲自照料，又拉扯着马可·波罗，她实在是太劳累了。他知道，他父亲早先寄来的钱差不多早已花光。

现在，这个小小的有心计的孩子站在妈妈的身边，他决心要更好地帮助妈妈。

母亲越来越衰弱了，但还是终于找到了微笑的力量。她说话很困难了，但还是说：

“你……完全像你父亲。”马可对之报以微笑。“这个家

对你来说太小了……威尼斯太小了……”

她的双眼由于一阵痛苦发作而暂时闭上了。当她再次睁开双眼时，她又微笑了。

“有一天，他（指父亲尼可洛·波罗）会……你会看到的，”她对马可说，“威尼斯人人都会尊敬他。‘欢迎你回来，波罗先生。你多么富有呵，波罗先生……’”马可没有忘记这些话，许多年后都没有忘记这些话。“他会给你送礼物，给每一个人。你会为他感到骄傲的。”

她努力从枕头上抬起头来，环顾四周，其实这只是一种愿望。她的头动了动，马可立刻就明白了。

放在床边的是她结婚时置办的油漆大柜，上面摆着一堆奇形怪状的玩艺儿：有珍禽异兽的木雕、牙雕和石雕，也有穿着异国服装的人物雕像，还有些鬼脸和异教徒神像。在这些玩艺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裸体波斯舞女玉雕，是马可心爱之物。在这小玉雕下，压着一封折叠的信。

他从玉雕下面抽出信，转身回到床边。他打开一张单纸羊皮信纸。因为经常反复读了又读，以致这封信纸折叠的地方都破裂了，纸也发脆了。他重新拉住母亲的手，大声念道：

“我最亲爱的妻，这封信是要让你知道我很好。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将比那些远离亲人和故乡的人走得更远，到他们任何人都未曾去过的地方了。我不想说我们的生意是多么成功，因为说来真是难以叫人相信。昨天和前天，我们骑马整整走了两天。前天，我们通过炽热灼人的浩瀚沙漠，最后才来到现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好像全是由喷泉和金顶宫阙修建成的。”马可低头看了看母亲，她在凝神倾听中闭上了眼

睛。

他和她都非常熟悉这封信，不止读了千遍万遍，也不止听了千遍万遍。

“……我知道你思念我，如同我经常想念你并祈祷圣母玛利亚保佑你平安一样。

“我们的孩子现在该已抱在你手上了吧？奇怪的是，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只要一有可能，我就会回家和你在一起。但是，威尼斯人生来就注定要远游……”

马可忽然停下来，他不再听到母亲的轻微喘息了。他怀着突然的恐怖，捏压着母亲的手，但是没有反应。随之，他一直与之挣扎的眼泪倾涌而出。

他唯一的真正同伴，他的梦想的制造者和分享者已经悄然离去了。

神父被请来又送走后，开始祈祷，妇女们按照哀悼死者的哭丧仪式，痛哭起来。

过了没多久，黑色的灵船向圣米克尔岛上的公墓开去。一块绣着银线的黑色丝绒盖在灵柩上，掩饰了棺材的粗糙工艺，给马可的母亲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旅程以某种庄严。马可本人面色苍白，表情木然，他此时所表现出的则是完全的孤独。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挤成一团，悲哀的声音凝聚在静穆的空气里。马可转过身来，向下凝视着灵柩，心头有着沉重的悲痛。

母亲的去世，使马可·波罗生活的一面宣告结束，同时，新的一面又突然戏剧性地开始了。

由于总也听不到丈夫的消息，马可的妈妈忧郁成疾，病倒在床上。虽然马可尽了一切努力可还是没能挽留住妈妈的

性命。

马可见不到爸爸，又失去了母亲，这打击实在太大了，悲痛得死去活来。而这时，他的姑姑却以“照顾”为由，一家人搬到马可的家里来了。

为了维持生活，马可在婶婶的“帮助”下谋了个小搬运工的差使。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划着凤尾舟把附近商店的货物送到顾客家里。

马可工作之余也还时常惦记着父亲。每有出海的大船回港，他都要到港口打听父亲的消息，并主动把海员送回家，顺便向海员们打听一些海外的见闻。

这一天，他站在码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开始祷告，祈求上帝保佑他的亲人，父亲能从大海的彼岸归来。

这已经又是夕阳斜照的时候了，算起来，真不知道他在码头边站了多久。

马可祈祷完，他抬起头又看了一眼寂寞的码头。他发现有个30多岁海员模样的人，肩上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向这边走来。马可赶紧跑上前问道：

“叔叔，你要回家吗？需要我帮助你吗？”

“哦，我正要赶回家，如果你能把我送回家，我会多给你小费的。”海员高兴地说。

“我不要您的小费，只要您多给我讲讲海外的传闻就行了。”马可麻利地帮助海员把他那沉沉的箱子抬上他的凤尾舟，然后就轻轻地驶离了港口。马可觉得多听听海外的人和事，可以使心里踏实些。

小小的凤尾船在威尼斯狭窄的运河里飞快地行驶着，这

得力于马可熟练的驾船技术，但丝毫也影响不了马可与海员的谈兴。

“叔叔，你这次出海用了很长的时间吧？”马可关心地问那个海员。

“去了半年时间啊！”

“海上的风浪大不大？有没有强盗？”马可对这类问题是极为关心的，因为他的爸爸至今还没有回来。

“出海哪有不碰上风浪的，那也算不了什么，可怕的是遇上强盗，那可就惨了。这次出海我们就差一点被热那亚的船队追上，那可真惊险呵。多亏我们的航海技术高一筹，才好不容易把他们甩掉了。”海员粗壮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胳膊向后一甩，长满络腮胡子的脸透出一种胜利者的自豪神情。

马可听后可有些担心，急忙问道：

“热那亚的船队就那么厉害吗？他们为什么那么蛮横？”

“哪里！要说厉害还得算我们威尼斯的船队呢。不过，他们也不甘示弱。那些家伙派出了大批船队，来跟我们国家争夺做买卖的基地。最近，他们把从地中海东北部到黑海一带的许多沿岸城市都变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地方了。”

“我们能打赢热那亚的船队吗？”马可又多了一层担心。他默默地摇着橹，小船飞一般地向前驶去。

穿过两座桥洞，河道的叉口越来越多。马可把船速放慢，与其他水手打着招呼，免得相互碰撞。

凤尾舟在河道里缓缓地行进，巧妙地穿插过船与船之间狭窄的缝隙。刚过了第三个桥洞，那海员用手向岸上一指：

“哦，我的家到了。谢谢你，可爱的小水手，但愿你交好

运。”

马可把海员送回了家。他望着海员的背影又想起了爸爸。亲爱的爸爸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

夜里，小马可说什么也睡不着，他为见不到爸爸伤心，也为自己凄楚的身世叹息。

夜里马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爸爸终于回来了，还给他带回来好多的礼物，父子俩那个欢笑啊，简直是有生以来没有过的。

第二天早晨，他约上小伙伴一起把邻近商店的食盐、面粉、葡萄酒之类的食品送往顾客手里。他们一边划着小船一边亲密地交谈着。

“我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晚上我梦见爸爸回来了，他对我可亲热了呢。”马可总喜欢把心事向好朋友利卡特说。

利卡特比马可大一岁，他很同情马可的遭遇，平时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马可，利卡特听完马可的话很高兴，他安慰马可道：

“那可能是你太想爸爸的缘故吧。不过，今天确实有一艘海轮回港，说不定你爸爸就在里面呢？”

“真的，那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快把咱们的货送完好去码头。”马可兴奋地加快了摇橹。船如同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向前驶去。

马可匆匆忙忙地吃完午饭，就划着小船朝着停泊船只的港口驶去。正行进间，马可忽然看到了利卡特也划着船朝港口去，就问道：

“利卡特你去干什么？”

“今天我爸爸也要回来了，我也去接他们。”

靠近码头，河面渐渐地变得宽起来，有许许多多的凤尾舟来往穿梭。马可和利卡特把船划到码头的旁边，用缆绳把小船紧紧地拴在木桩上，然后就向着人声嘈杂的码头跑去。

码头上已聚满了人，老的少的，妇女小孩足有几百人。人们正在谈论着船的情况。没有人去注意圣·马可教堂的圆屋顶上映射的霞光，也没有人瞥一眼宽敞的教堂广场，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茫茫的海面。

“啊！船来了！船来了！”

不知哪个眼尖的人喊了一嗓子，码头上立时沸腾起来了。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码头上的人们欢呼着，拥挤着站在码头的前沿，向着远方圣·乔岛方向隐约可见的大船挥着手，叫喊着。有的人甚至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马可和利卡特费了好大劲，从人缝中挤到人群前面，探着小脑瓜，紧紧地盯住越来越近的海轮。

“若是爸爸也在上面，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马可心里一阵激动，默默地祝愿着。

大船绕了一个大弯进了码头。船上的船员，码头上的人群开始高呼着，挥手致意。

船靠岸后，迅速地放下了绳梯。乘客们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行，上了岸。船上的货物也开始一件一件地吊放下来。

利卡特寻到了爸爸，高兴地和马可打了声招呼，带着满心的喜悦回家了。

马可注视着渐渐散去的人群，一股酸楚的滋味冲上心头。

“爸爸今天还是不会回来的……，也许他们已经葬身海底了……”他记不清已来过多少次了，每次他都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可每次又都被他否定了。只要一听说码头又有船回港，他就会禁不住诱惑，毫不犹豫地驶着凤尾舟到码头上来看一看。

码头上的人影渐渐地变得稀落了。失望的情绪也逐渐填满了马可的胸膛，他焉儿焉儿地回到了他们拴船的地方。利卡特的船早已不见了。

马可站在拴船的木桩旁，凝视着从码头上下来的每一个人。侥幸的心理驱使他要等到码头上走完最后一个人为止。

也许，这次我又要帮助回港的船员回家了。马可正愣愣地想着，迎面走来两个穿着破旧的亚海式长袍的男人。

“小家伙，你这条船能把我们送回家吗？我们会多给你船钱……”

马可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穿着奇异的人。只见他们满脸的大胡子，穿着虽样式奇怪可又脏又破，并且从身上散发出一股熏人的汗臭味。

“你们是哪里人，家住在威尼斯吗？”

“哈哈……”，那个瘦高个子爽朗地笑着把背在肩上的包裹放在地上，然后说道：“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威尼斯人呢。”

“那你们怎么会这样的打扮？”马可问。

“因为我们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威尼斯，经过长途跋涉去了世界的东方——中国。在那里我们呆了很长时间，自然穿着打扮也就同他们一样了。今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

家乡，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呢，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打扮。”另一个小个子男人也把包袱撂在地上向马可解释着。

马可听说这两个穿着奇特的男子是从亚海回来的，不禁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亚海是什么样子？亚海好不好？”

那两个男人并没有正面回答马可的询问，宽厚地笑着说：“你还没有回答可不可以带我们回家呢？我们船上再去说好吗？”

马可的脸一红，强烈的好奇心竟使自己忘了把客人让上船，他赶紧说：

“好吧，就让我把你们送回家吧！有话到船上再说好了。”

马可帮两个男子把包袱拖上船，然后从木桩上解开缆绳，熟练地划着凤尾舟向威尼斯的居住区驶去。

“你们出海去东方旅行了很长时间吗？”

“是呀，很长时间，算来已整整 15 年了！”那个瘦高个子心情变得沉重起来，“竟然一去 15 年……”

两滴浑浊的泪从瘦高个子的眼角流下来。

“也不知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他语调低低的，慢慢的，陷入了沉思。

“会不会是爸爸和叔叔呢？”

马可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应该问一问才能清楚呀。于是他迫不急待地追问道：

“你们是不是波罗家的人？”

“是呀，你怎么会知道的？”瘦高个子问道，然后又自报姓名，“我叫尼可洛·波罗……”

“我是他的兄弟叫马窦·波罗。”另一个小个子男人也报了姓名。

“爸爸！叔叔！……”

马可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这突然的惊喜使他太激动了。手里的橹不知什么时候离了手，小船也停止了前进。

“我，我是马可·波罗呀！是你们的孩子！”马可高兴得哭了起来。

“哥哥，你看这小子长得多像波罗家族的人啊。”

“儿子，原来我有儿子了！”尼可洛·波罗万分惊喜，“我们离开威尼斯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这真叫人想不到。”

尼可洛·波罗张开双臂，一把搂住了马可。

小船失去了控制，摇晃了几下。尼可洛赶紧松开了马可。三个人一齐把小船控制住。

“太好了！哥，刚一回到威尼斯我们就有了这么个好孩子。”

马窦·波罗的脸上乐开了花。

尼可洛欣喜地瞧着儿子，眼睛里溢出了亮亮的光彩。

三个人在船舱里兴奋地交谈着。凤尾舟就如同长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家。

马可和爸爸、叔叔一行三人弃舟登岸，兴高采烈地向家里走去。进到家门，尼可洛急切地询问马可：

“妈妈呢？”

提起妈妈，马可的脸刷地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喉头立马像堵上了铅块似的，哽咽了几下，哇地一声哭了。

“妈妈，妈妈死了！”

犹如当头一棒，把尼可洛击了一个趔趄。马窦也被震惊地张大了嘴，一时合不拢。

尼可洛几步跨进屋子里。满屋的物什家俱依然如故，只是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如今物是人非，怎不让尼可洛伤心欲绝。他跪在地上捂着头沉痛地哭了起来。

马可也止不住悲哀，随着父亲大声号啕。

马窦·波罗见父子两人哭得久了，忙上前劝住了他们。

尼可洛泪眼叭哒地抬起头，望着马可问道：

“妈妈是怎么死的？”

“妈妈想爸爸，替爸爸担心，总不见爸爸回来，她就病倒了。后来无论怎样给她治病，都没有用。三年前，她是念叨着爸爸的信死的……”

马可的眼睛里再一次充满了泪水。尼可洛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着屋顶呆呆地发起愣来。屋子里的空气变得低沉沉的。

马可擦了擦眼里噙着的泪水。来到父亲的跟前。

“爸爸咱们到墓地去看望妈妈吧！”

尼可洛站起身来，把弟弟马窦打发回家，然后就随马可向妻子的墓地走去。

夕阳早已落山了，只有天边的火烧云还映射着血红色的光，投射在简陋的墓地上。

马可领着爸爸来到妈妈的墓碑前，父子俩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妈妈，爸爸从遥远的东方回来了。”

马可用手指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表达对妈妈的思念。尼可洛悲泣着跪倒在墓碑前。

“亲爱的，请求你的饶恕！”

火烧云收去了最后一丝光芒，天渐渐地暗下来。

尼可洛怜爱地把马可揽在了怀里。

二、诱人的东方

15 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极其漫长的。如今马可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与亲爱的父亲尼可洛相聚了，这使他感受到了有生以来的最大的欢乐。马可觉得自己简直变成了一只快乐的小鸟。

白天马可跟在爸爸和叔叔的身边，高兴地跑过来跳过去。他们三个还一起上街去推销从海外带回来的商品。夜晚他们则聚会在灯火通明的家里畅谈离愁别绪和尼可洛兄弟俩的旅途见闻。

马可对他们的东方见闻最感兴趣了。他每天晚上都缠着爸爸讲那神奇刺激的旅途见闻和经历。

“爸爸，快把你跟叔叔的旅行经过讲给我和婶婶听嘛！”

刚吃完晚饭，马可就迫不及待地催促爸爸了。

尼可洛和马窦看着马可那如饥似渴的样子慈祥地笑了。婶婶在一旁故作嗔怪的样子说：

“你这小家伙，你爸爸和叔叔刚回到家，又劳累了一天，也不说让他们休息休息，就知道听他们讲故事。”

“不嘛，我要听。”

马可在三个大人面前撒起娇来。三个大人都笑了。

“好吧，我们就把这次东方之旅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讲给你听。”

叔叔马窦笑着说。

“我们乘船从威尼斯出发，首先到了黑海入海口的一个城市——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我们整整呆了六年。我们把从威尼斯带去的货物与伊斯坦布尔的商人交换，然后就做起了买卖。那里的买卖可不好做了。由于热那亚的那些家伙在伊斯坦布尔的势力很大，好多的买卖都被他们把持着。我们经常遭到热那亚人的欺负，有时还抢掠我们的财物。所以在伊斯坦布尔我们没有赚什么钱。”

“热那亚的那些家伙真可恨。我们威尼斯还真应该派船队去把他们赶走呢！”马可气愤地插了话。

“那后来呢？”

马可的脸上现出了一副关心的神情。

“后来我们不得不坐船离开那里，穿过黑海来到了黑海的彼岸，然后我们又换乘马匹，骑马走到了里海北岸的萨来。”

尼可洛坐在一旁兴趣盎然地听着弟弟和马可的交谈，这时也忍不住插了话。

“在萨来做生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若想把买卖做好就必须和当地的统治者搞好关系，为此我们可动了一番脑筋呢。”

“那要怎样做才能把生意做好呢？”马可关心地问。

“我们打听到从萨来往北一直到俄国一带都由伟大的蒙古王成吉思汗的孙子拨都王统治着。我们就想如果能够与拨都王搞好关系给他送些礼物，生意不就好做了吗？”给拨都王送点什么礼物才好呢？为此我们俩冥思苦想，绞尽了脑汁。最后我们决定把咱们威尼斯产的玻璃器皿、银匙子和彩色的玻璃项链送给拨都王。我们把这些礼物装在了一个漂亮的匣子

里，献给了拨都王。拨都王见我们的礼物很稀奇，非常高兴。他对我们大加赞赏了一番，还赐给我们许多珍贵的珠宝。这些珠宝的价值可远远超过了我们带去的東西。

“后来，我们就在萨来呆了一段时间，继续做生意。可是时间不久，拨都王与统治波斯的蒙古王由于意见不和，就发生了战争。我们眼看呆不下去了，就计划着避开战争往南走，再从地中海返回威尼斯。

“拨都王见挽留不住我们，就送给了我们几匹骆驼，做为送别的礼物。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走到了一个叫做布哈拉的城市。”

这时叔叔马窦又按捺不住了，接过尼可洛的话茬儿继续说道：

“由于布哈拉没有受到战争的侵扰，所以这里是个生意兴隆的地方。东西南北各处的商人都来这里做买卖，布哈拉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我们见这里适合做生意，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我们一住就是三年。布哈拉这个城市有个特点，就是羊特别多，人们每天都以吃羊肉为主。你想啊，如果每天都吃一种东西，那哪有不让人厌烦的。后来我们都吃腻了，所以就想着早日赶回家与你们团聚。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正在我们要离开布哈拉的时候，我们的住处涌进来一伙蒙古兵。他们手执长矛，腰挎短刀，一个个威风凛凛、剽悍非常。那样子真吓人哪！”

“他们是来抓你们的吗？”

马可的心一紧，紧张不安地问。

“不，不，不！”叔叔摇了摇头，又接着说道：“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抓我们，反而邀请我们到东方的蒙古帝国去呢。”

“原来那队人马是奉大蒙古王忽必烈可汗的命令去朝见波斯的伊儿可汗国的使者。他们在东归的路上正好碰上我们，便邀请我们一起去拜见忽必烈可汗的。”

“原来是这样。”马可松了一口气，又继续追问，“忽必烈可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忽必烈可汗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可汗’就是国王的意思。忽必烈可汗就是大蒙古帝国的国王，是东方的最伟大的人！”尼可洛接过马可的话说道。

马可听完父亲的话，不禁对忽必烈可汗肃然起敬。

尼可洛和马窦答应了忽必烈可汗的使者的邀请，同他们一起往蒙古帝国而去。

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穿越了可怕的大沙漠，历尽千辛万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到达了蒙古帝国的都城——大都（即今天的北京）。

尼可洛兄弟被安排在驿馆休息，等待忽必烈可汗的召见。他们被东方的古典式建筑风格深深地吸引住了。到处是楼台亭阁，飞檐斗拱；还有那奇松怪柏、美山秀水，真让他们大开眼界。最令他们高兴的是驿馆里的美味佳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不禁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起来……

第二天，尼可洛兄弟就被召进了忽必烈的宫殿。他们向忽必烈可汗呈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朝觐礼物。忽必烈见到那些可爱的五彩玻璃器皿高兴异常，当即赏赐了他们许多金银财宝和质地柔软上乘的丝绸衣物。

尼可洛兄弟曾多次被召进忽必烈的金殿谈话。

忽必烈对从遥远的西方来的客人格外地感兴趣。他不仅详细地打听了威尼斯的风土人情，还对西方的宗教文化格外关注。

“尊敬的贵宾，听说你们西方以宗教治国，请你们介绍介绍情况吧。”

“在欧洲，无论哪个地方都有教会。即使欧洲的文化也是由基督教传播演化而来的。基督教是欧洲神圣不可侵犯的，由它来教化广大民众。每个教徒都向基督发过誓，终生不做坏事。”

忽必烈听得饶有兴趣，还时不时插些话打听一下细节的东西。他时而点头微笑，时而若有所思。

“听你们这么一说，基督教确实是一件大的功德。尼古拉·马竇，我想把你们的基督教引入我的国家，不知你们能否帮忙？”

忽必烈欠着身子，两眼紧盯着波罗兄弟，以诚恳的口吻说。

“陛下勇武非凡，智慧过人，只要我们能够办到的，一定替陛下效劳。”

波罗兄弟一齐把左手放在胸前，恭敬地向忽必烈下了保证。

“好吧。我非常赞赏你们的性格，相信你们会办到的！”忽必烈用眼看着波罗兄弟说，“我想以贵国邀请 100 个学识渊博的基督教徒来我国传播基督教，以达到教化我子民，稳固国家统治的目的。此外，我还想得到耶稣墓旁长明灯的灯油。请

你们把我的意思转告罗马教皇。”

忽必烈说完，又郑重其事地给罗马教皇修了一封书信，托波罗兄弟交到罗马教皇那里。

“我们一定不辜负陛下所托！”

“我们一定请来 100 名学者和长明灯里的灯油献给陛下！”

波罗兄弟为感谢忽必烈的信任，当面向可汗下了保证。

忽必烈亦是非常高兴，他又命人取来了一面金色的旅行通行牌，要波罗兄弟带上。这面长方形的金牌虽只有 10 公分长，5 公分宽，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要有它，就可以在有蒙古人的地方通行无阻，并且可以无偿地得到旅行所需的任何东西。

尼可洛慎重地把这面金牌拴到了身上最安全可靠的地方。然后就同弟弟马窦一起拜别了忽必烈可汗回到了威尼斯。

马可听爸爸和叔叔讲述的东方见闻，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尤其爸爸他们和忽必烈相约的事，使他念念不忘。

“你们竟然是以忽必烈可汗的使者的身份回到威尼斯的呀！”

马可羡慕地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

“你们把忽必烈可汗的信交给罗马教皇了吗？当然还有忽必烈拜托你们的事呢？”

“唉！”尼可洛叹了一口气，“可惜呀！我们赶到地中海边的阿克城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听说罗马教皇升天了。我们只好把忽必烈可汗的意思告诉给了阿克城的特巴尔多神父。”

“若是罗马教皇早些定下来就好了，那样你们就能够完成

忽必烈可汗所托付的事了。”

马可失望地说。

就这样，马可天天缠着爸爸和叔叔讲述他们的东方见闻。他从中知道了许多地中海以东直至遥远的蒙古帝国的事情。

“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亲眼去看一看东方是个什么样子；我也要去东方做一次充满刺激充满乐趣的旅行！”

波罗家族遗传下来的勇敢冒险的精神在马可的血管里一次又一次地涌动。渐渐地，马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甚至连做梦都向往到亚海去旅行的愿望。

爸爸和叔叔回到威尼斯已经将近两年了，可是还没有听到新罗马教皇确定下来的消息。新罗马教皇定不下来，就实现不了对忽必烈可汗的允诺，就不能到东方去旅行。这使马可非常焦急。他有时恨不得一下子飞到东方，飞到亚海去。

这一天晚上，爸爸和叔叔又摇着头叹息着从外面回到家里。马可一望就知道他们又去打听罗马教皇的事了，肯定还没有确定下来。马可也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了。他萎靡在床上，无心听爸爸和叔叔的抱怨，独自想着心事。

不知什么时候，一块飞毯飘进马可家的窗户，落在马可的床上。马可高兴得眉飞色舞。他来不及跟爸爸打招呼，就一脚跨上飞毯。那飞毯也真神奇，它竟然带着马可飞出了屋子。飞呀飞，马可看到了飞毯下面的地中海、威尼斯、阿克城、大草原、大沙漠，还有那高山峻岭，奔腾的河流……

最使马可惊讶的是他竟然一下子就飞到了忽必烈可汗居住的大都，甚至看到了忽必烈可汗的高大富丽的宫殿，还有

那高大威武的忽必烈本人……

就在马可正要走下飞毯，去拜见忽必烈可汗的时候，他猛然想起忘记了给忽必烈可汗带来 100 名基督教学者和长明灯里的灯油。

马可懊悔地一惊，大叫一声从飞毯里摔了下去……

尼可洛和马窦正谈话间看到马可安然地睡着了，他的脸上还浮现着满足的笑容。

“恐怕这孩子将来也想随我们一起去亚海呢……”

三、东方之旅

“哥，有新消息了！”

马窦风是风火是火地从外面跑进来。尼可洛·马可和婶婶不约而同地把马窦迎进屋。

“我今天到码头去了。今天回港的船员说：‘亚海的大蒙古帝国改国号为‘元’，忽必烈可汗也当了皇帝了。’”

尼可洛沉思了一会儿，正色地说道：

“我们回到威尼斯已整整两年的时间了。由于新罗马教皇总定不下来，所以才耽搁到今天。现在忽必烈可汗已经做了皇帝了，我们再去就要失约了。眼看着给忽必烈皇帝带100名学者是无法做到了，为今之计也只有先去耶路撒冷，把耶稣圣墓上的圣灯油弄一些带给忽必烈皇帝了。”

“对！再也不能等下去了，我们还是提早准备上路吧。”马窦响应道。

“我也要去！”

马可迫不急待地在一旁插了话。那语气里分明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坚定气概。

“我们的马可已经是一名名符其实的男子汉了，是应该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了！”尼古洛拍着马可结实的肩膀表示赞同。

叔叔马窦也点头同意了。

“马可非去不可吗？威尼斯的男人哪……”婶婶叹息着，

两眼的眼圈都红了。

“旅途是非常危险的，马可你要当心哪，一定要保重身体！”婶婶不放心地嘱咐道。

“婶婶你放心吧，威尼斯的男子汉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回来时一定给您带回好多好多的礼物！”

马可已逐渐变得成熟起来。他已经 17 岁了。

紧张的旅行准备工作开始了。马可飞快地列了一张货物清单拿给爸爸和叔叔看。叔叔笑着看完后，高兴地说：

“马可真不简单呢，竟然把我们的心思都摸透了！”

“这是我从你们平时讲的故事里学到的。”

“真是个有心计的好孩子！”爸爸也高兴地夸奖了马可。

马可成了一个小小的采购员。他从早到晚一次次地驾驶着凤尾舟来往于商店和家之间。家里的银勺子、叉子、玻璃器皿还有项链、彩色的玻璃球也就逐渐地增多了。爸爸和叔叔负责仔细地包装，婶婶负责准备旅途中所用的衣物和食品。一家人分工合作，配合默契。

“这次我们一起去亚海拜访忽必烈皇帝，带些什么礼物来表达我们的敬意呢？”

马可细心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赶忙告诉了爸爸和叔叔。我们一定要把威尼斯最独特、最珍贵的东西带上，献给尊敬的忽必烈陛下。

三个人一起拿定了主意。于是，他们又到市场上特意选购了一批特殊的礼品。

时间过得真快呀，三天的功夫一晃而过。马可和爸爸、叔

叔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启程离开威尼斯了。

到码头上来送行的人还真不少。大家七嘴八舌地互相嘱托、祝福着。婶婶一直握着马可的手：“孩子，在外面不比家里，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想着早日回来！”

马可激动地红了眼圈，郑重地点了点头。

“马可，你要好好地干，做一个出色的威尼斯男子汉！”儿时的伙伴利卡特从人群中挤出来，冲着马可喊道。

“利卡特你放心吧，我会做出让你们惊讶的事的！”

马可挥着手告别送行的人们，转身登上了凤尾舟，直向大船驶去。

高大的船划破海面，向着远方行进。马可站在船头依依不舍地望着码头上来送行的人们，望着可爱的威尼斯。马可怀着对威尼斯的深深的留恋踏上了东方旅行的道路。

就这样，在公元 1271 年的夏天，17 岁的马可告别了威尼斯，开始了他的伟大的东方之旅。

马可一行三人乘坐大船离开威尼斯，一路乘风破浪，顺利地渡过亚得里亚海，经地中海首先到达了地中海东岸的阿克城。

阿克是一个港口城市。它不但商业十分发达，而且还是基督教活动的中心，也是欧洲十字军远征的根据地。著名的特尔巴多神父就居住在这里。

马可一行三人弃舟登岸。他们把行李和货物寄放在码头的仓库后，就向特尔巴多神父的住处走去。

尼可洛兄弟二人在上次结束东方旅行返回威尼斯的途中，曾经把忽必烈可汗的书信和要求告诉了特尔巴多神父。

特尔巴多神父对两年前尼可洛兄弟与他讲过的事记得非常清楚。他热情地把马可一行三人迎进教堂。

“欢迎你们波罗家的尊贵客人。但令人遗憾的是新罗马教皇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没法满足忽必烈可汗的要求。对此，我感到非常地内疚……”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我们想先把耶稣墓上的圣灯油带上一些送给尊敬的元朝皇帝忽必烈，请神父多帮忙。”

尼可洛三人一起向特尔巴多神父深深地行了一个礼。

特尔巴多神父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他给看守耶稣墓的教徒写了一封信，要求把圣灯油弄一些交给尼古拉他们带到元朝去。

马可一行三人谢过神父，就很快地换乘了从阿克港到耶路撒冷的船。

耶路撒冷不仅是基督教的朝圣地，也是伊斯兰教的朝圣地。两大教会为保护来朝圣的圣教徒的安全和发展各自的教派，都想把耶路撒冷控制在自己手中。为此，两个教派都派遣了大批军队进行武装占领。西欧帝国从欧洲派出了远征军——“十字军”。十字军与当地的阿拉伯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几经周折几经变换，耶路撒冷才被十字军控制在手里。

这时的耶路撒冷已完全处在十字军的控制之下，也就成了基督教徒自由活动的地方。马可他们赶到耶路撒冷顺利地取到了耶稣墓上的圣灯油。然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返回了阿克城。

从阿克城出发，马可他们乘船驶向了莱亚斯城。赶到莱亚斯城的时候，马可他们却遇上了又一次激烈的战争。他们

只好安顿下来，想看看战争形势再做决定。就在这时，从阿克城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特巴尔多神父当上了新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世。

马可高兴地跳了起来。他冲着爸爸和叔叔说：“这一下可好了，我们可以给元朝的忽必烈皇帝带去 100 名学者了。”

尼可洛和马窦也喜形于色。

“我们先返回阿克城去给特巴尔多神父道喜吧！”

马可一行三人高兴地返回了阿克城。阿克城处在一片喜庆气氛当中。兴高采烈的基督教徒们互相奔走相告。

见到新罗马教皇，尼可洛又提到派 100 名学者去元朝的事。

新当上教皇的特巴尔多神父抱歉地告诉马可他们：教皇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眼下只能派两名有学识的神父去元朝。同时新教皇还给忽必烈皇帝写了一封书信，并送了一个非常精致漂亮的水晶器皿。

马可对新教皇只派两名神父去元朝感到很失望，因为只有原计划的 $1/50$ 呀。但毫无办法也只能如此了。他们带着两名神父又一同上路了。

白天，他们一行人急匆匆地赶路；夜晚就围着篝火轮流休息。马可常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把沿途经过的城镇的风土人情以及物产等详细地记录下来，以做将来做买卖的参考资料。这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所必须掌握的。不仅这样，马可可在闲暇的时候还常常跟父亲和叔叔学习蒙古语和汉语。

马可他们一行五人离开阿克城，迅速地又赶到了莱亚斯一带。莱亚斯附近的战争依然在继续，没有丝毫要结束的迹

象。两名随行的神父见到这次旅行充满了危险，不禁打退堂鼓了。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侍奉神灵，像这么危险的旅行还是不去为好。如果在半路途中出现不测的话，那么耶稣的神圣旨意也就无法向世人传播了。

马可他们见两个神父不愿一同做危险的旅行，不便强留他们，就把两个神父留下了。尼可洛是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商人和旅行家。他估计以后的旅途危险会越来越多，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于是他决定雇佣向导和马匹，以减少旅行中的麻烦。

他们把行李和物品紧紧地捆在马鞍上，带着佣人就出发了。

马可他们一路向东，走了几天的时间，来到了亚美尼亚（今天的土耳其）。幸运的是他们途中没有遇到强盗。这也许是圣灯油在保佑着他们的缘故吧。

途中，他们见到了巍峨高耸的阿拉拉特山。阿拉拉特山被皑皑的白雪覆盖着，显得庄严肃穆。走在前面的向导向马可介绍说这就是旧的圣经里记载的诺亚神用方舟把受洪水威胁的人送到山顶的那坐山。

“诺亚神真了不起，他才是一名真正的大英雄。”

马可翘起拇指不由自主地称赞起来。

尼古拉纵马来到队伍前面高声提醒大家，从这以后就到了危险地区，大家要多加提防。

马可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感。他按了按挂在腰间的短剑，大声说：

“到了紧急关头，我要好好地露一手，看谁敢欺负咱们！”

大家被马可的魅力所感染，对前途都充满了信心。一行人加快脚步，毫不犹豫地向着波斯（今天的伊朗）境内走去。

从亚美尼亚的草原地带进入波斯国就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沙漠。

马可一行进入波斯国境后，一直往南走。因为上一次尼古拉兄弟到蒙古国去，走的是北边，路途显得较远。这一次他们打算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城乘船渡海，找一条从海上去元朝的海上通道。

若想到达霍尔木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穿过可怕的沙漠。

沙漠是沙的世界，到处是漫漫的黄沙。狂风吹起来的时候，遮天障日，吹得人睁不开眼，甚至连呼吸都很困难。好在尼古拉兄弟有丰富的沙漠旅行经验。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镇定地指挥人们一次又一次战胜沙漠风暴的侵袭。马可在穿越沙漠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渐渐地，他也能帮助其他人与沙漠抗争了。这使他很高兴。

沙漠里最可怕的就是缺水。如果走进茫茫的沙漠而没有了水，那就等于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在走进沙漠十几天之后，马可他们装备的水渐渐用完了。这一下，恐怖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头。灼热的沙子烘烤着每个人。天气越热人也越容易出汗。可是出汗越多，人也就越渴。马可感到喉咙里像着了一团火似的，干渴得要命。

极度的干渴困扰着他们。

“往前走，只要碰上绿洲我们就得救了。”

尼可洛操着嘶哑的声音催促着人们。

马可骑在马上，口干得嘴唇都裂开了小口子。他边走边抬头往远处看。忽然他惊喜地用手指着远方喊道：

“快看，前面有绿洲！”

人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确实有一片树林隐隐绰绰地躲在地平线上。

人们都来了兴致。一个个都鼓足了气力快马加鞭地向树林奔走。近了，越来越近了。一片树林沐浴在西斜的太阳光下。

水！佣人们赶到树林近处，指着树根下一泓清水惊喜地叫道。随即，他们纷纷跳下马，跪在水坑边，就要用手捧水喝。

“不要喝！这水不能喝！”

马可大叫一声赶上来制止了正要饮水的佣人们。

“为什么？”

佣人们奇怪地望着马可。

“你们难道没有看看水坑的四周吗？”

水坑的四周散乱地倒伏着十几具动物的骨架。

“这些尸骨说明这坑里的水是有毒的。我们喝了也同样会死在这里的。”

佣人们感激地看了马可几眼。他们虽然一个个都渴得要命，也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水坑。

沙漠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它往往把诱惑摆在你面前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上当，然后再残酷地吞没你。

马可长大了。尼可洛和叔叔为马可的智慧感到无比的欣慰。

“我们继续往前赶吧，按我的经验，离这个绿洲不远的地方还会出现绿洲的。”尼可洛说。

人们在失望之余，又充满了希望。

忽然间，天地暗起来。刚才的太阳还好好的，怎么一刹那就没有太阳了呢。大概是风暴又要来临了。

“别慌，我们排成一队，快点往前赶。”尼可洛大声地提醒大家。

四周一片黑暗。他们被可怕的沙漠包围了。黑暗中传来一阵阴森可怕的笛声和钟声。笛声和钟声时远时近，从马可他们后面袭来。

“快跑，可能是卡拉奥纳斯来了。”

卡拉奥纳斯是这一带人们传说中的会使魔法的坏蛋。他一施法术，便天昏地黑，使人们辨不清东南西北。也就在这当口，他就会把过路人统统杀死，并抢夺他们的财物。

马可他们紧紧地排在一起快马加鞭往前猛跑。

渐渐地，咆哮的沙漠静了下来。太阳也不知什么时候早已落下去了。天完全黑了下来，那可怖的笛声和钟声也消失了。马可他们终于摆脱了可怕的卡拉奥纳斯的折磨。

大家停下来以后，开始清点人数。马可发现有多一半的佣人失踪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他们都累坏了。那个领头的佣人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呼呼地喘着粗气说：

“我们总算把那个会使魔法的卡拉奥纳斯甩掉了！”

马可眨巴着小眼睛，认真地想了一会，对着大家发表了他自己的见解。

“大家所说的卡拉奥纳斯的魔法，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觉得他们倒是一伙强盗。因为他们对这一带沙漠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们就可以利用风沙的掩护，用笛声和钟声来吓唬、迷惑过路的人，以达到他们迅速抢掠财物的目的罢了。这样看来，并不存在什么魔法的事。”

马可用自己的智慧看穿了始终蒙蔽着世人的所谓的卡拉奥纳斯的真相。

大家正为失去了几个佣人和行李苦恼的时候，马可一声惊喜的大叫又使人们对前途充满了希望。“看，绿洲！”

马可一行人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一口气赶到了前面的绿洲。焦渴的人们见到水，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样。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个个伏在水池边美美地喝了个饱。

他们把水囊装满，然后就嗅着谓的水汽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他们又启程向霍尔木兹赶去。霍尔木兹也是一个港口城市，但是由于过分炽热远没有威尔斯繁华热闹。霍尔木兹城的大街旁是一排排白色的土房子。太阳悬在霍尔木兹的上空，像下火一样，烤得人的皮肤生疼生疼的，闷热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城市，使人透不过气来。

马可他们在霍尔木兹领略了酷热的滋味，恨不得赶快离开这个大火炉。

“我们还是先到港口去看看可以出海的船只吧。”马可催促着爸爸。

他们来到霍尔木兹的港口，看到了停泊在那里的船只。霍尔木兹的船令马可他们太失望了。

霍尔木兹建造的船，抛开其太小不说，光是那做船的木

头就让人感到后果的可怕。这种船都是用一种质地很硬的木材制成的，就是想凿个洞，钉个钉子都很困难。不懂航海的人一定会以为这种船很结实很耐用。但是对于经常来往于海上的人来说，最怕坐这种船。因为只要这样的船稍一碰上礁石，就会被撞得粉碎，落得个船毁人亡的悲惨结局。

马可他们面临一个抉择。坐霍尔木兹的船从海上走，那太危险了，无异于白白地送掉性命；返回去从陆地上走，那又要穿越高山、沙漠和茫茫的草地，说不定还会遇上强盗，同样是非常危险的。

马可望着父亲犹豫的样子，恳切地说：

“我们还是从陆路去元朝吧。虽然我们在半路上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但是我相信一切困难都会被我们克服的。”

“也只能这样了。”尼可洛无可奈何地说。

于是他们又踏上了热乎乎的白沙道。

他们离开霍尔木兹，朝着东北方向一路走去。连续几天都是滚烫的热沙伴随着他们。

马可盼望着尽快赶到一个小绿洲，好让人少受些煎熬。终于，他们赶到了一个长着许多树木的绿洲。

这一下我们又可以美美地享受一番了，马可心想。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虽然绿洲里有许多房屋，可房子里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令马可他们感到非常奇怪。马可到四处察看，渐渐地来到绿洲的深处。

在一个被树木掩蔽着的大水池旁，马可发现有许多人泡在水里，而且只露着一个个脑袋。

马可跳下马，奇怪地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呀？”

“你们是外地来的吧。你们有所不知，可怕的热风就要刮过来了。热风会烤死人的，你们也赶快下来吧！”

水池里的人好心地向他们。

大家急急忙忙从马上跳下来也进了池子，就连随行的马也牵进了水池。

水池里的人告诉马可他们：前不久，有一股热风消灭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那只军队是北方的克尔曼来的，他们本来是想来攻打霍尔木兹的。可是，由于他们不熟悉本地的气候，正好碰上一股热风，这只有 7000 人的军队竟被活活地烤死了。”

“太可怕了！”

马可在水中吓得伸出了舌头。

热风终于露面了。它缓缓地往水池边赶来，把酷热抛向了水池。

“要是能下一场大雨多好啊！”马可说着把帽子浸在水里，然后又戴到头上。可是湿淋淋的帽子不一会功夫就又被晒干了。然后马可又把帽子浸到了水里……

人们不停地往头上、脸上撩着水，以水来抵抗那灼人的热量。池子里的水都有些温温的了。

“如果这样热下去，那以后我们怎么办？”一个佣人不安地问道。

“我们可以晚上走啊。晚上走虽辛苦但一定凉爽得多。”马可回答道。

尼古拉赞许地冲马可点了点头。

傍晚时分，那可怕的热风终于走了。马可他们幸运地躲过了杀人的热风，然后就收拾行装趁着夜色上路了。

经过一夜的匆忙跋涉，他们终于穿过了灼热的沙漠地带，赶到了北边的克尔曼城。

对于旅途的艰险，马可他们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他们经过艰难的跋涉穿过克尔曼，越过科比南城，又先后经过巴尔赫、巴尔赫尚等地，一路东行来到了帕米尔高原的山脚下。

马可随父亲第一次进行长途旅行，虽然有着坚强的意志，但是毕竟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洗礼，他的身体逐渐被拖垮了。

来到帕米尔高原根部的时候，人们发觉马可的身体极度虚弱，脸色灰暗。

马可病倒了。一病就是半月有余。尼古拉和马窦看到马可的身体虚弱已不适于长途旅行，就决定在这里好好地休养一番。

马可休养身体期间，他并没有让时光白白地浪费掉，而是以一个商人的习惯了解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及物产等。他注意到这一带出产珍贵的红宝石和金银等矿产，还了解到这里的人们种植小麦和芝麻等农作物，并出产核桃等。

马可对这里最感兴趣的是，当地人经常用弓箭到野外狩猎野生动物，然后就用狩猎到的动物的皮毛制成柔软漂亮的衣服。马可非常喜欢这些衣服，穿在身上舒适温暖。于是他同尼古拉商量买下了几件。

“我们翻越常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可能用得着这些皮毛衣服呢。”

尼可洛非常欣赏马可的远见卓识，对马可大加赞赏了一番。

经过一年的休养，马可的身体完全复原了。由于他经常锻炼的缘故，看上去他的身体比以前更健壮了。

终于他们决定翻越帕米尔高原了。

帕米尔高原上耸立着一座座高大雄伟的山峰。每座山峰都在海拔 7000 米以上，令人望而生畏。

开始爬山了。马可身先士卒地往上攀登，显示出了一种勇士无畏的豪气。在高原的平缓地带，马可发现了一种长着一米多长犄角的野山羊。这种野山羊奔跑起来特别迅速，而且爬坡的本领极强，人们是很难逮住他们的。就连它们的天敌凶猛的野狼也不得不潜伏在草丛或乱石间窥视它们，然后再伺机发动进攻。即使如此，野狼也往往以失败而告终。马可把发现的这种野山羊记在了他的旅行日记里。（后来这种野山羊被人们命名为“马可·波罗羊”）

狼不仅仅只袭击山羊，当它饥饿的时候，也会把人做为攻击的目标。白天，马可他们仗着人多成群结伙地行进，所以狼只能远远地望着他们，或是在他们周围游荡。但是黑夜来临的时候，沉沉的夜幕就成了狼的天下。那一双双放射着幽幽绿光的眼，真令人心惊胆颤、毛骨悚然哪！

马可他们并不怕这些。有着丰富旅行经验的尼古拉，早早地让人们收集了一大批干柴，燃起了熊熊的篝火。有了火，就再也不用怕狼来夜袭了。因为狼最怕火，凡是有火的地方，狼都不敢靠近。即使狼饿得空了肚子，它们照样不敢接近火堆。

“今晚我们轮流守夜，把篝火烧得旺旺的，这样我们就安全了。如果火熄灭了，我们就会被狼群吃掉的。”马可提醒大家。

一夜无事，马可一行人继续攀登那高耸入云，面貌峥嵘的大山。

地势越来越高，山上的草木也渐渐地少了起来。地面上变得尽是光秃秃的石头了，甚至连野兽的踪迹也很难见到了。环境的恶劣让人不安，更让人心烦的是高原上的空气非常稀薄，连呼吸都显得困难。爬山也就变得非常吃力了。吃饭的时候，马可又有一个新发现，煮的东西尽管在开水里被咕嘟了半天，但就是不熟。吃起来也让人非常难咽。

越往山上走，气候变得越冷了。很快他们就踏上了山顶的积雪。马可在山下买的皮毛衣服终于派上了用场。

经过与高山和寒冷的拼搏，他们历时 12 天终于翻越了堪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来到了高原下面的喀什噶尔。

在喀什噶尔，马可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补充粮食和水的同时，他们也渐渐地恢复了体力。

此后，他们一路向东，经雅尔康德（今新疆的莎车）、和田和培因，赶到了罗布大沙漠（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罗布大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有“死亡沙漠”之称。单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胆寒了。罗布大沙漠非常广阔，即使从最狭窄的地方穿过也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不凑巧碰上宽广的地区，那就要走一年的时间，说不定会死在里面呢。

马可他们在沙漠的入口处，一个叫车尔臣的绿洲里，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并且买了十几匹高大健壮的骆驼。

进入沙漠前，他们听从当地人的叮嘱，给所有的马匹和骆驼的脖子上挂上了铃铛。因为这样就可以在风沙之中取得联系，不致于走散。如果走散的话，就相当危险了，也许只有死亡这条路在等着你。

进入沙漠以后，马可他们发现白天简直就没法走。那毒辣辣的太阳把沙子烤得炽热无比，还能听到靡靡地冒热沙泡呢。马可他们只好白天躲在沙山的背阴处休息，晚上再进行夜行军。

晚上行走虽然凉爽些，可容易使人产生疲劳，再加上那干燥的空气简直使人受不了。经过几天的夜行军以后，马可他们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每个人都觉得头昏脑胀，耳鼓咚咚。而且时不时地还听到呜呜咽咽的箫笛声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这些都是沙漠的假象，是由于旅行的人过度疲劳所致。

沙漠里旅行，最怕疲劳过度，但是人们都明白，一时一刻也不能在沙漠里多呆。在沙漠里多停留一会儿，就多一分危险。所以人们宁可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挪，也不愿多耽搁一分钟。

沙漠可以被称作一个魔鬼。它往往让极度疲劳的人产生一种幻觉。那就是人们的耳边常常会传来亲戚或朋友的呼唤声，或者有人朝你喊：“快过来呀，这里有绿洲有水。”

很多人都经受过这样美丽的诱惑。如果相信了的话，或是不知不觉地离开群众独自走去的话，你就会迷失方向，最后死在沙漠里。

马可曾经被诱惑了好几次，但每次都被那清脆的铃声惊醒，才不致于掉了队。

幸运的是马可他们走的是罗布大沙漠的最窄处。经过两个月的艰苦旅行，他们终于摆脱了死亡的威胁，穿过了死亡沙漠，来到了罗布大沙漠的东侧的一个城镇沙特（今甘肃省敦煌西）。

从沙特出发，马可一行又晓行夜宿，很快赶到了甘特城（今甘肃省张掖）。

尼可洛和马窦他们见甘特城有许多珍贵的物品，就打定主意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做起了生意。

甘特城的人们受佛教的影响，显得和蔼而易打交道。在做买卖方面，他们也讲货真价实，公平交易。

马可觉得到了元朝的境内生意很好做，就常常跟随在父亲和叔叔的身边，跟他们学习做买卖的经验。

马可他们在甘特城度过了漫长的冬季。春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告别了甘特，继续沿东北方向向元朝进发。

正当马可一行人满怀着憧憬向着元朝快速前进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正前方有异常情况。只见前面的大路上烟尘飞扬，马蹄声声。一大队人马飞快地朝他们奔来。

马可他们都很紧张，一个个剑拔弩张的样子。尼可洛见状，大声地告诫人们：

“如果是强盗，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谁也不许反抗！”

马队越来越近了，连骑马人的模样都能看清楚了。原来是元朝的一队骑兵。队伍前一面金黄色的大旗迎风飘摆，猎猎作响。马背上是一个个身穿金盔金甲的武士，他们都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亦发显出他们的勇武和剽悍。马队来到近

前，见马可他们都是外国人的打扮，便勒住马停止前进。从马队里走出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催马来到马可他们的前面问道：

“你们是从威尼斯来的波罗家族的人吗？”

“正是！”

“我是奉了忽必烈皇帝的圣旨前来迎接你们的，快随我登程去拜见忽必烈皇帝吧！”那个军官高兴地催促着马可一行。

马可他们弄清了马队的来意，心里的恐惧感立刻就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满心的欢喜。因为这样一来，马可他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会有强盗来骚扰他们了。

马可虽然为以后再也不用过担惊受怕的日子而高兴，可他心里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那就是伟大的忽必烈皇帝怎么知道他们来到了元朝的地界了呢？

原来，自从尼可洛和马窦离开元朝返回威尼斯以后，忽必烈皇帝就经常派人打探他们是否又赶回来的消息。当马可他们到达甘特以后，甘特的官员早就把他们的消息派快马千里迢迢地报告了忽必烈。忽必烈皇帝闻听大喜，即刻派了一队人马赶来甘特接应马可一行。凑巧的是，两拨人马在半路相逢了。

马可一行在元朝军队的保护下，顺利地到达了元朝的上都（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伦），见到了元朝的皇帝忽必烈。

四、人在元朝

马可一行历时三年半的时间，经过了千辛万苦的跋涉，终于在 1725 年到达了元上都，见到了忽必烈。这一年，马可满 21 岁。

元朝的上都被高大的城墙围绕着，足有 25 公里长。皇帝的宫殿都是用大理石砌成的，美丽雄伟壮观。马可被东方的美妙建筑艺术惊呆了，他认为这简直就像仙楼琼阁一般。走进宫殿，房屋装饰得金碧辉煌。尤其是房间里悬挂着的书法、绘画艺术品，透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墨香味，让人留连忘返。

殿阁之间有回廊曲苑相连，这些走廊也被装饰得美妙非凡。从走廊向外望去，庭院里青松古柏，修竹异草，处处显示出环境的幽雅与高贵。

马可、尼可洛和马窦三人，很快被领去见忽必烈皇帝。宫殿的走廊里铺着红色的厚厚的地毯，走上去柔软舒服。他们被领进一座最宏伟的宫殿。只见忽必烈皇帝高高地坐在龙椅上，两厢站满了文武大臣。

马可他们急忙跪倒在大殿之上，双手举着献给忽必烈皇帝的贵重礼物——水晶杯、五彩玻璃球和圣灯油等。

忽必烈高兴地收下了他们的礼物，并赞赏了他们一番，然后关心地问道：

“你们走后，朕甚为关心，亦非常想念你们，不知为何这

么长的时间才返回来呀？”

尼可洛和马窦就把罗马教皇逝世了，以后又有了新教皇，然而由于教务复杂时间紧迫，无法派来 100 名学者的事和带来圣灯油，还有一路上的艰难困苦向忽必烈皇帝述说了一遍。

忽必烈听得津津有味，并常插话赞扬他们的真挚和勇敢。

尼可洛讲完这次旅行的经过，又向忽必烈皇帝表达了未能完成所托的歉意。忽必烈不但没有怪罪他们，反而高兴地赏赐了他们许多珠宝和金银首饰、玉器、丝绸等。

尼可洛他们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亦感觉诚惶诚恐，便恭恭敬敬地磕头谢起恩来。马可也学着父亲和叔叔的样子，给崇拜已久的忽必烈皇帝施了礼。

忽必烈发现尼可洛背后多了个年轻人，而且长得俊美健壮，不由得兴之所致，开口问道：

“你们身后的年轻人是谁呀？”

尼可洛赶忙回答道：

“这是我的儿子，名叫马可·波罗，他非常想见到您呢！”

“这太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连接欧洲友谊的使者，你就在我们的国家多呆些时日，长长见识吧。”

忽必烈皇帝显得异常高兴，从他那修长的眼睛里露出了可亲可敬的微笑。

于是马可他们被安排在皇帝的宫殿里住了下来。他们时常被召进殿去，讲一些西方的奇闻异事。忽必烈皇帝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忽必烈皇帝觉得马可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还常常邀请马可一起到猎场去打猎呢。

皇帝的猎场是专用的。里面养着许多獐鹿孢子等。忽必

烈高兴的时候，就带领人牵着猎犬和鹰到猎场去打猎。马可曾亲眼见到忽必烈骑着高头大马奔驰在猎场，追逐得野兽们四散奔逃。只见忽必烈弯弓搭箭，弓弦响处，那猎物往往应声而倒。马可被忽必烈皇帝精湛的武艺所折服，不由得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秋天来临的时候，忽必烈皇帝带着马可他们一起迁回了南边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大都比上都更雄伟更壮丽，世界上的任何一个首都都没法和元朝的大都相比。

在忽必烈皇帝过寿的那一天，马可和爸爸、叔叔都被赐予了描着图腾的官服，这预示着他们也在元朝享受了官员的待遇。

马可可在皇宫里亲眼看到了忽必烈皇帝赏赐手下的文武百官的场面。那场面才真叫宏伟呢。皇帝把无数的金银财宝、绸缎贡品赏赐给贵族、将军和侍臣们，一点儿都不心疼。这要放在欧洲，无论哪个国王都不敢这么做，他们简直与忽必烈皇帝没法比。马可心里说。

就这样，马可他们留在了忽必烈皇帝的身边，住了下来。

忽必烈通过多次对马可进行观察，他发觉马可·波罗是个品行端正、有勇有谋的人才，而且是个让人信赖的人。忽必烈决定让马可以游者的身份到全国明察暗访，以摸清国情。

马可高兴地听从忽必烈的命令，带了几个随从就上路了。

出京城往南约十七八里有一条河，叫普利桑干河（今称芦沟河）。马可带着人来到这条河的时候，被河上架设的一座石头桥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座桥由大理石砌成，桥面非常宽，可以容几辆车同时

并进。这座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桥两侧的石柱上，雕刻着数不清的石狮子。这些石狮子神态各异，大小不同，塑造得活灵活现。

马可在这座桥边观察了很长时间。他深深地惊诧于中国人的创造力；他被中国人的高超的雕刻艺术陶醉了。这简直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

（马可在他著述的《东方见闻录》里记述了此桥。欧洲人为纪念马可的功绩，把该桥叫做“马可·波罗桥”。但是这座桥有它自己的中国名字——芦沟桥，而且经过专家们详细研究，知道这座芦沟桥上千姿百态的石狮子共有 485 个。）

越过芦沟桥，马可·波罗又先后游历了太原和平阳，然后渡过黄河到了古都西安。

在西安，马可也游历了中国历代的古建筑和西安优美的风光。同时他还看到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

之后，马可又巡游了成都、昆明和大理等城市，然后一路向西，走入了西藏。

从成都往西藏，山高路远，荆棘丛生，异常难走。而且常有狼虫虎豹出没，走路要特别小心。最危险的是夜晚，若宿在野外，就要防止野兽的袭击。马可在跟随父亲来中国的途中，学到了用篝火预防野兽袭击的办法。这次，他也如法炮制，点起了熊熊的篝火。火焰跳跃着，火光照亮了周围很大的一块地方。马可觉得这样就可以放心了。没有料到的是亮亮的火光，却招来了狮子的怒吼和熊的咆哮。马可他们机智地躲开了凶猛的野兽。

平常的方法用不上，这使马可有些发愁。马可在行进途

中，曾遇到牧民，他向牧民讨教了对付狮子的办法。他们随身带上了许多竹子。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把竹子扔到火堆里，或用火烤竹子。竹子立刻就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这一下可好了，再凶猛的野兽也只能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他们。

马可经过四个月的明察暗访，了解到元朝西南方向的许多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状况。马可把了解到的事情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回到大都以后，他如实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忽必烈皇帝做了汇报。

忽必烈对马可的寻访非常满意，并赏给了马可许多贵重的东西。

此后，马可越来越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并且经常做为皇帝的使者到元朝各个地方去视察。

由于忽必烈对马可的信任，他交给他一个使命。对马可来说，这可真算是一个美差。他奉命要到南方去进行一次调查，去了解南方的生产、工业及农业的生产能力概况。

这时，南宋遗臣吴生，这位含蓄而博学的老人已成了马可的私人助手，他们带着一支强有力的护送队启程了。

因为要走遍南方地区要花上许多年，马可就决定考察东部地区。他们向东南方向出发，从汗八里（即大都）到了卡拉莫伦大河——汉人称为黄河——最后渡过黄河，到了江南的淮安洲。这是一个繁荣的海港和贸易中心。从那里沿着长达数里的石砌堤道，他们骑马越过黄河三角洲沼泽地，到了出产丝绸的城市宝应，再经过一些小城市继续前行，到了一个富庶、壮丽的城市江都，又从这里走了三天，来到产盐区

的心脏——扬州。这里有长达数里的码头，有无数的庙宇和楼房。扬州的一些主要大盐田，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像奴隶一样，在监工的皮鞭下，终日劳苦地服役，提炼纯盐。这一地区每年上交可汗国库的税收，仅食盐一项，其价值就将近 600 万金币。

马可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从前，他看到过底格里斯河，看到过黄河，看到过许多河流，但从没有看见过一条江的江面有八里宽。

它真像大海。江面的水路交通十分拥挤繁忙，有些帆船也是他们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船只。在东面的河港真州，马可数了一下，这一天当中就有 5000 只船在港口停泊，装卸货物。有一个水上官吏告诉他，这儿每年有 20 多万只船往上游行驶。

扬子江，是中国的主要水上商业通道，被称为长江。马可亲自做了核实。长江长 3500 多里，发源于神秘的吐蕃雪山，汇合 700 多个支流，流经 16 个省份。两岸有 200 多个城市。它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是上天赐予中国的最珍贵的礼物。它还有一个特点也极其珍贵，那就是常年刮着逆风，船可以借风力逆流而上。

马可接着又花了三个月时间，勘测南京和襄阳府到重庆长江中游这一带工业中心。重庆上游的长江称为金沙江，淤泥中盛产金沙。马可在重庆坐船顺流而下，穿过了两岸高耸入云，史前时期就已存在的峡谷。两岸有神龛古庙，栖于悬崖绝壁之上。可爱而富于蛮荒气息的自然景色，宏伟壮观，深深印入马可的脑际，使他不能忘怀。

他乘船行驶了 30 天之后，又到了开阔的长江下游地区。他们一行下了船，骑马往南，到了贸易中心的镇江府。从这里，取道于盛产丝绸和生姜而闻名的美丽城市苏州，最后到达南宋的京城，汉人称为杭州的地方。苏州的意思是“地上之城”，而杭州却有“天国之城”之称。博学的吴生告诉马可说，这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同样，马可也认为的确到了天堂，他足迹遍天涯，其后数年间，他多次访问过杭州，但他始终对“天、地”之称号深表赞同。

多少世纪以来，杭州就是江南的首府。它位于广阔的长江和巨大的淡水湖之间。因为杭州是和印度、阿拉伯进行贸易的首屈一指的中心，所以，从珠宝、酒类、时装到波斯地毯和舶来香料等，所有的东方财富全都在这儿陈列着。满面胡须和缠着头巾的商船船长到处可见。

杭州城为宋朝所建。宋人富有文化教养，爱好游乐。市内建有许多宏伟的府邸和宫殿，书院，庙宇，和一些公共建筑。宋人举止文雅，亲切友善，殷勤好客，马可十分乐意和他们相处。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过着非常安定繁华的生活。所以只要能继续过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他们愿意接受改朝换代。

这杭州城还有一个使马可惊讶的特点，就是城里有数百家澡堂，每天都有大量的男男女女来洗澡，他们爱好清洁。他由吴生陪同。游览了全城各处的名胜古迹，从鼓楼到西湖，他都去过。

在一个大图书馆里，马可还看到另外一个奇迹，就是单为了这个奇迹到中国来旅行，也是值得的，那就是一台活字

印刷机。活字印刷术这个发明令他非常吃惊。想到这个发明对西方人的重大意义，使他叹美不已。

接着，他离开使他流连忘返的杭州到了海滨的浙东省，去查看主要的海港福州和厦门。那儿的货物进口量甚至超过杭州。就是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航行远洋的大帆船。他结识了一个阿拉伯船长。这位船长送给了他一个中国的另一个发明，神秘的指南针，有了这个指南针，飘洋过海就安全得多。

当马可一行回到汗八里时，出人意外的，竟是太子真金带了一个仪仗队来迎接他归来。

他和真金骑着马走向皇城时，真金对他解释说，他在旅行期间送回的大量报告，不仅包括地方志及各地资源、物产的情况，也描绘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特异事迹和引人瞩目的建筑，同时也叙述了那些使他感兴趣的，使人开心的，或给人印象很深的事。如福州有用平底船架起来的浮桥，刺洞的狮子陷阱，檀丁府的试验处女贞操的方法，宋朝皇帝在京师的巨大的宫殿及其上千名后宫嫔妃等等。随着这些细节描写的数量增加，可汗和御前会议大臣们也被激发了兴趣。再后来，从架都阁到宫廷、贵族，到全城，直到庶民百姓都渴望听到每一次新送来的报告。

从前，还从来没有谁对中国的东南部和南方四个大省做过这样详尽的描述，做过这样的系统的整理编辑。

“你揭开了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马可。”真金发自内心地对他说。

然而，尼可洛却不怎么热情地欢迎自己的儿子，他甚至

抱怨说：“我真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我之所以出了名，竟然是因为我是马可·波罗的父亲。”

由于马可此次远行的功绩，一个月后，忽必烈授命他去考察缅甸国王是战是降，并且去估算一下缅甸和榜葛刺国的财富。

马可的报告又一次送回汗八里。在旅行的头三个月中，马可的身份是大汗的钦差大臣，因此，在各处他都受到极为堂皇的盛情款待。不过，在缅甸国内却受到了袭击，马可的 18 人卫队中，有 7 人阵亡。马可回到汗八里后，头上又戴了很多项荣誉的桂冠。

1282 年，在元朝的大都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即皇帝的十二宠臣之一的阿哈马遇刺身亡。阿哈马是土耳其人。他是商人出身，有一套独特的赚钱本领。因为他善于做生意，又能以贵重的珠宝晋献给忽必烈，所以很受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见阿哈马常常送来贵重的礼物，认为阿哈马对自己忠心之至，于是召阿哈马在朝中做了官。阿哈马入朝为官后，更是极尽奉承阿谀之能，奉献大批珍贵的物品，讨忽必烈的欢心。就这样，阿哈马的官越坐越大，并逐渐成了忽必烈宠爱的有功之臣。

忽必烈对于阿哈马被暗杀一事，显示出了暴怒和震惊，他严令刑部缉拿凶手，处以极刑。

这次事件平息后，忽必烈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自己宠爱的大臣阿哈马原来是个欺下瞒上，侍弄专权的横征奸佞小人。阿哈马背着忽必烈对百姓横征暴敛，积攒了无数的财富，却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使百姓处于饥馑之中；然而

他在忽必烈面前，却百般献媚讨好，而且屡进谗言，搬弄是非，消除异己；并任用心腹之人，结党营私。

忽必烈知道了阿哈马的为人之后，非常后悔自己重用外邦之人，弄得朝政腐败。由于一时激忿，忽必烈下令处死阿哈马家族所有的人，并且对外帮之人逐渐变得不信任了。

马可基于忽必烈皇帝的这种态度，感到自己的处境也令人担忧了。

“说不定朝中有些人因嫉妒我们得到皇帝的宠爱，而利用阿哈马事件，在忽必烈面前诋毁我们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处境就极其危险了。”马可跟父亲和叔叔说。

接下来的境遇不幸被马可言中了。但是由于马可平时为人谨慎，处事圆滑，并没有被人抓住什么把柄。虽然如此，从皇帝忽必烈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待马可他们冷淡了许多。出于对马可卓越才能的欣赏，忽必烈让马可当了管理扬州的官员。

扬州地区生产出的财富是惊人的。然而，对大部分老百姓却无利可言。财富都直接进入可汗的国库和落入蒙古贵族手中。他们拥有许多工场和巨大的庄园。中国是统一了，但江南并未得到治理，而是做为奴役劳动力的来源，单纯进行着剥削。

有一件事一直在马可的脑际萦绕着。他和马窦有一次站在港口上，看到一条货船装载大米。农民们爬上一根竹子搭的跳板，把背的大米，从袋中倒进船头很高的船舱里面。他们劳动的样子，就像辛勤的蚂蚁，排成连绵不断的行列。可

汗的卫兵在监视着他们。没有暴力行动，只有无尽无休的苦役。有一个农民倒空了米袋，又从跳板上走下来。当他到了河岸边时，一个卫兵拦住了他，拿过那个空瘪的米袋，又倒了一遍。有一些米粒掉在地上。那个卫兵二话没说，打着手势，就有另一个卫兵走了过来。他们两人用长矛推戳着那个农民，把他赶进了竹林中，毫不留情地将他痛打起来。理由是，他很可能一直在计划着要藏起一些大米。那个农民默不做声。马窦这时不得不拖住他，马可才没有去干涉。

自此以后，每当马可想起那个农民，他就记起了他在蒙古人统治江南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对自己过去的作为，越来越感觉不到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了。

此外，由于蒙古人怀疑汉人文职官员是暗地组织反抗势力的中坚，所以把他们统统黜退了。有许多本应由他们来完成的工作，现在都落在马可身上，加上还要接受诉讼，进行仲裁，做出奖赏、赈济和惩办的决定，他实在太忙太累了。但无意中他却卷入了上面提到过的“政治刺杀事件”。

这期间，由于忽必烈的重臣阿哈马被刺事件的原因，他还是受到了影响。这时节，汗八里成了死亡的都城。忽必烈的另一个重臣八思巴被授权执行对这一事件的野蛮的镇压政策。马可的几个朋友都被斩首了。他不断地恳求八思巴帮助，但是八思巴总是反复地回答他：“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服从大汗的旨意。他没有因为你跟刺杀阿哈马的人关系不错而惩罚你，想你足够幸运的了。”

紧接着，马可又领到了命令。这时，他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命令他率领帝国使团出使印度和锡兰。

他率领由一些蒙古贵族和汉人秘书组成的使团人员，南行去厦门。

马可和他的使团从厦门启航乘一艘大海船，向附属国安南和马来西亚航行，从安南和马来西亚继续向前航行，去达曼群岛和印度。马可请船长教他如何航行。他独自站在甲板伫望，一个人度过许多漫长的夜晚。有时，汉族的舵手们看见，当他们通宵达旦航行时，这位奇怪的、冷漠的大人常常泪流满面。

终于，他们在印度东海岸的马八儿靠岸登陆了，他们受到马八儿国王的亲切接待。马可下榻在凉爽的大理石宫里，马可无休止地接待和拜谒。这个国家富庶强大，管辖着四个省份。这个联邦人们称之为大印度。它的财富主要来源于珍珠，是世界上珍珠的主要出产国。它和东方以及阿拉伯进行着巨额贸易。它的人民普遍过着裸体生活，只在腰上缠一块布。国王的缠腰布嵌镶着许多珠宝，胳臂和腿上都带着嵌着宝石的手镯和脚镯，脚趾上装饰着一串珍珠环，脖子上挂着一条无价的项链，串着 140 颗稀世的珍珠和红宝石，每个珍珠和宝石代表着该国所供奉的一个偶像。马可无法计算出国王一个人身上穿带着多少金银财宝。

这个国家的迷人风光和风土人情，逐渐吸引着马可，使他解脱了忧郁的往事回忆。长期养成的习惯，使他开始研究这个国家及其风俗习惯。瑜珈信徒使他想起了扬州附近山洞里的“活神仙”。尽管宴罗门教徒的教义和他很多年前在帕米尔喇嘛庙里所听到的相吻合，他们的外观倒更像蒙古僧侣。

色情的宗教仪式也使他大吃一惊。数百名裸体的少女跳着舞蹈，挑逗着男神和女神交欢，确保国家和睦和五谷丰登。

马八儿国王拒绝向忽必烈献贡，但又很担心，不想冒犯这样一个强大的君主。他发誓要和元帝国签订永久友好条约，给马可的船装上了大量珍珠和稀有的布匹。

马可感到满意后，就动身北行，到达孀妇女王黛维统治的默感菲里王国。自从她所崇拜的丈夫死后，她拒绝再婚。由于她以公正平等治国安邦，政绩斐然，成了有名的女王。她也发誓要和忽必烈修好，赠送给他一大箱子从葛康达矿采来的华丽钻石。

马可又乘船向南航行，朝拜殉道者圣·多默之墓，圣·多默受到基督徒、回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的同样崇拜。他从墓地周围，拿走了一些红土。据说，这里的红土是包治许多疾病的绝对灵验的特效药。他继续向南旅行，来到这片辽阔大陆最南端的乔拉和科摩林角，最后，转向东南方向，到了神话般的锡兰岛。

锡兰并不完全是一个充满巫师、小神仙和神话中的怪兽的国度，他后来就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尽管没有这些东西，然而，幸福的百姓，金黄色的珊瑚礁海滩和宜人的气候，却使他欣慰。锡兰国王森德门·巴奴是位风度迷人、举止非常文雅的人，把马可作为大汗的代表，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在他向马可展示的一切奇迹中，有一座几乎高不可攀的山，据撒拉森人说，这座山是人的始祖亚当之墓，但是也因佛教徒说这山为佛祖的纪念碑座而神圣化了。山顶上修建一圣殿，要到圣殿必须爬上那条很长的使人筋疲力尽的链梯。圣殿里保

存着珍贵的宝物：有佛祖的两颗牙齿、一绺头发和佛祖用过的绿色的云班石琢成的化缘碗，这是个光泽闪闪而美丽的碗。

有好几个星期，马可和国王朝夕相处，去游览岛上的风光。在这段时间里，国王显得越来越忧虑。他的王国中最珍贵的宝物和骄傲，就是一块完美无瑕、光彩奇异的红宝石。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精美绝伦的红宝石，长短粗细和一个人的胳膊差不多。因为他从马可的偶然谈吐中，毫不怀疑地意识到，大汗是为了垂涎这件宝物而派使臣来的，他想拒绝但又怕得要命。他给自己描绘了一幅悲惨的画面：他的歌舞升平，田园诗式的宝岛，将遭受蒙古游牧部落的蹂躏、抢劫、烧杀和奸淫。随着使团行期的临近，他召见了马可，反而表示愿意奉献佛祖化缘用的碗，做为对大汗爱戴的敬意纪念。马可以大汗的名义接受了礼物，表示深深的感谢。国王同样表示感谢，同时松了一口气，向马可赠送大量各式礼品，请他乘国王的龙舟回到中国的大帆船上。

马可在大帆船起航时，深深地鞠了一躬，中国船员一连串地燃放了很多烟火和鞭炮，使围观的人大吃一惊。事情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了。他对稀世之宝的红宝石，只有转瞬即逝的兴趣，而且一向就知道，红宝石是完全不可能得到的。他父亲的教育对他很有好处。这次出使的主要目标是，要千方百计地得到东方最崇敬的古物，用云班石琢成的化缘钵。

他们乘着风，在归途上航行着，直接取程回汗八里。他们的安全抵达和出使成功的消息，已经事先到达了，但是他骑马走向京城的城门时，他看到出来迎接他的欢迎行列，不禁大吃一惊。欢迎行列由忽必烈徒步领队，后面跟着八思巴

和中书省、枢密院的文武王公大臣、宫廷贵族。他们徒步走在人山人海的行列前面。他们赤着脚，穿着秦衣秦袍，不戴任何饰物。

马可下了马，从鞍马袋中取出佛碗，八思巴、贵族和随从人员，以及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跪倒在地，马可小心翼翼地捧着碗，迎着忽必烈向前走去，走到他跟前跪下，将佛碗献给忽必烈。忽必烈畏敬地接到手中，将碗递给八思巴，八思巴的手触到佛碗时，一个劲颤抖着。忽必烈扶起马可，拥抱着他，在这一霎间的激情中，过去的一切争论和分歧全部烟消云散了。

五、意外之故

在他离开两年之后的今天，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注意到他有些变了。不只是因为年岁大了一些，还留了一抹淡淡的胡须；他消瘦了一些，比较沉默寡言了，举止风度更严肃了，成了一个习惯发号施令的人。然而，当他给他们讲述旅行见闻时，他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仍然闪烁着往昔的青春活力和好奇心。

尼可洛和马窦上次见到他走时，痛苦、失望，现在真为他高兴。他经受住痛苦的折磨，日臻成熟了。他没有告诉他们，他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然而，在出使的年月里，经常变换的异地风光和经历、种种危险和激动，使他受创伤的精神，慢慢恢复了健康。如同他过去怀疑那样，好像早就知道，创伤一定会好的。忽必烈并不像他过去想象的那样，他既不是魔鬼，也不是神。

尼可洛很高兴，把自己每天惨淡经营的事业，叙述给儿子听。在八思巴的帮助下，他和马窦终于为贸易开辟了驿路。这位喇嘛逐渐证明自己是一位开明而机敏的第一大臣。一批批的货物运往了西方。“有时，我真渴望跟他们一块回去。”尼可洛感叹着说。

马可承认，他有同感。

马可为他父亲告诉他的事情感到烦恼。这样一来，他们

实际上就成了囚徒。但是人们怀疑真金的健康每况愈下的消息，也使他感到忧虑。他决定尽快去晋谒察必皇后。

马可被召进皇后的宫殿私室，他发现有好几个岁数较大的宫娥围在她周围陪着她。皇孙铁穆耳也在场。皇后高兴又看到马可，她向他摆手，叫他在褥上坐下。他一如既往，和她在一起就感到轻松愉快，和她谈话，就可以像儿子对母亲一样的坦率，可以无话不谈。

“你刚从锡兰回来，就来看我，很感谢你。”她说，流逝的时光加深了她脸上的皱纹，但是她的声音仍和从前一样温柔，使人感到亲切。“我知道，你熬过了这些年，真够苦的。”

她以钟爱和安慰的姿势，向他伸出了双手。马可站起来，上前吻她的手。这一举止使正注视着铁穆尔吃了一惊。马可意识到他的吃惊，就转过身去，轻轻鞠了一躬。“自从我初到中国的那时起，皇后就非常慈祥地对待我，铁穆尔殿下。那时，你还是很小的孩子。”

“一个经常被你夺去父亲的孩子。”铁穆尔声音平稳地说。

“我们共享着青春，有着了解世界的共同愿望”，马可解释，“你的父亲好吗？”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还得问你呢。”

“真金很好，马可”，皇后说，对她的孙子皱了一下眉头，“他身体一直很弱，但是上都的空气，正在使他恢复健康。事实上，他的健康已经大大恢复了，他完全可以要他的新妻子——出身高贵的阔阔真公主了。”

马可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但是当他在上都湖边上会见到他的老朋友时，看见他仍然脸色苍白，精神沮丧的样子，他

感到很失望。

“几个礼拜以来，我一直没敢走这么远，马可。这样十分冒险”，真金说完就停下来喘口气，这时他们走到水边。

“尽可能靠在我身上吧。”

“我在这里，几乎不能走上几百米远，而你都旅行了半个世界。”

“不是徒步去的呀。”马可微笑说。

他们走到一个长凳前，坐下来休息。真金叹息了一声。然后，他注意到了对方疑问的目光。“我在慢慢地恢复着健康。我很快就会痊愈的，他们都这样告诉我。很快，我真希望能这样。”

“这就是你必须好好休息的原因。”马可安静地说。

“想想看，本来一切都是可能的，可现在是决不可能出现了。”真金浑身颤抖着，仿佛一下子着了凉。“我的一生是失败的，马可。我的弟兄们都封给疆土，统治自己的王国。甚至我的儿子铁穆尔都这样。而我却什么也没有。我的一生是在我父亲的庇护下过来的。而我，还曾经梦想过要统一华夏。”

“现在统一大业已经开始了！”马可很真诚地对他说。“国内有很多的征兆。”

“那是一些很不明显的征兆，统一进行得这样慢，遇到这样大的困难。”他更重地靠在马可的肩上，他的体力似乎在逐渐地消失。他的脸色此刻甚至更苍白了，他的呼吸更不规律，更急促了。马可抱着他。“马可，冷起来了，扶我到里边去吧。”

当他们回去，慢慢走向帐篷时，马可想起来，他的朋友曾一度选好了树，他为他感到恐惧。

大汗忽必烈的愤怒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侵略日本的失败，使他暴跳如雷，在阿合马暗杀和起义未遂之后，他就找到了大肆发泄愤怒的借口。他的整个帝国，都感受到了他不加克制的狂怒威力。然而，他的怒气终于逐渐消失了，他承认最后采取和解政策的必要。和解迹象之一是召见马可参加大理院关于对江南继续实行绥靖政策的议事。忽必烈坐在高台的宝座上，八思巴主持着王公大臣开会。铁穆尔和一些高级权贵们的到会，就表明完成了蒙古权力和智慧的大集合。

虽然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马可对南方的黎民百姓依然怀着深厚而挚爱的感情。当他禀报时，他为他们慷慨陈词，毫无保留。“大可汗，如果有人向南方的黎民百姓表明，陛下的朝廷是把他们看成自己的臣民，而不仅仅是战败之敌的话，他们是准备接受帝国的统治的。”

“我们如何才能做到那样呢？”有位大理院大臣问。

“施之以德，晓之以信。”

“我们向马可表示感谢！”，忽必烈宣布，一个微笑的暗示，显出了他昔日的一切钟爱，“为了更好地感谢他，朕决定降旨，举行隆重仪式，庆祝基督徒的节日。……你们叫什么哩？”

“圣诞节，陛下。”

不久以后，真金的健康状况在恶化，他被送到皇城。甚至圣油和察必皇后的祈祷，也不能救他了，他开始迅速地衰弱。

忽必烈拒绝接受八思巴的结论，说他们必须服从上天的意志。他继续坚持说，一定有办法治好他的病，蒙古人的骄傲在内心里激励着他。然而，尽管黄教徒们尽了最大努力，结

果也不能改变命运的安排。

没过几天功夫，真金的灵魂就急速地飞返故乡了。

那天晚上，在皇宫院里，举行了仪式。所有的王公贵族和显贵们都参加了。马可、尼可洛和马窦也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观看着。黄教徒们随着击鼓声，以舞蹈为先导，开始了仪式。过去宣告被日本打败时，也同样响着这不祥的鼓声。在通红的火炬照耀下，他们跳着舞，达到了疯狂状态。有几个黄教僧侣完全沉浸于狂热中，以致失去了知觉，昏倒在地。咚咚的击鼓声混合着模仿禽兽和鸟的叫声，使人恐怖，从而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当他们移动跳转时，他们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各种兽形。有的挥舞着胳膊，模仿着鸟群飞翔。另一些人像马一样后腿直立或者像鹿一样蹦跳着。

马可被人领到察必皇后面前时，她已坐在御花园里。她坐在百花盛开的珍奇花卉丛中。但是，这种鲜花似锦、姹紫嫣红的美景，只能更增加她的悲伤与哀愁。马可耐心地等待着，一直到她准备抬头和他说话。

“我已经把阔阔真公主接到我的宫内。”皇后说，说话的声音差不多成了耳语，“她要像妃子一样受到尊望，就好像她和真金已经结了婚一样”。

两人静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将在汗八里这儿安葬吗？”

“不，他要葬在阿尔太山上，那儿是我们民族的故乡。墓地要保密，任何人也不知道。”

“希望我能帮助护送灵柩。”

“那是不能准许的”，她对他说，“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他所有的马匹都要被杀死。在殡葬行列往山上走的

途中，凡是横过殡葬行列的人都要被处死。”

“他们全都要被处死吗？”马可听了不寒而栗。

“在大成吉思汗逝世时，有两万多人给他殉葬。”她看到马可的脸色突变，就尽力向他解释，“大成吉思汗是遵守法律的……在他之前，世世代代的汗都是这样遵守这条法律的。”

马可无法接受这种观念，一人死后，要造成这样大规模不必要的流血。这又令人痛苦地想起，他是生活在异国文化中的外国人。真金是一位蒙古可汗，应以符合他身分的方式来安葬。但即使这样，很难令人相信，善良、温和的真金会要求杀掉他的全部马匹，会批准屠杀无辜的百姓。

“我听说，你又要走了。”察必说。

“是的，我是来向皇后陛下辞行的。大汗派我去北方，带着他的特别使命去见乃颜。我希望能防止战争的爆发。”

广阔的帐篷营地位于蒙古沙漠的边缘。成千上万的武士，已集结在乃颜的旗帜下。旗上绣着景教的十字架。长期的游牧生活，使他们成为倔强、乖戾和野蛮的武士。马可带着护卫队，骑马穿过帐篷营时，他看到聚集起来效忠乃颜的武士，数量如此之大，令他很惊讶。他看到的强大兵力是一支似乎准备作战的队伍。敌意的盯视，来自四面八方。他看到不止一次的蔑视和嘲笑。但是他继续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乃颜的帐篷。门外站着上衣绣着铜十字架的卫士，在他走近时，他们就向他挑畔。

乃颜听到了吵闹的声音，就从帐篷里出来欢迎马可。这位蒙古首领的妻子陪他一齐出来，她是一位美丽的吉尔吉斯人。他吻了一下她的前额，她就回到里面去了，好让他和客

人进行谈判。他深知马可对他是同情的，就热烈地欢迎他。

马可下了马，同乃颜一起坐在帐篷的阴影处。他看着显得更老，更像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了。最后，他们谈论到大汗准备让步的条件，然而，就在马可极力说明和平解决的必要性时，他的周围仍是一片战争的喧嚣声——武士们有的试验武器，有的磨刀，铁匠在铁砧上忙个不停，乃颜的面部表情没有流露一丝真实的感情。

“马可·波罗，你最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有一天，也许就在不久，我的叔父就会让佛教变成帝国的国教。特别是，如果八思巴得逞的话。”

“要是那样，帝国的国教徒和基督教徒就太多了。”马可说。

“帝国还没有统一，忽必烈无法用武力来维护统一。他要用宗教来统一国家。他最终是要失败的。”

“察必皇后能劝阻他。”马可开始说。“她……”

“她是他的妻子”，乃颜打断了话，“而且是个蒙古女人。她心中有了个死念头，宁愿选择夫唱妇随的道路。”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如果真金还活着，事情就可能不一样……我听说，汗死得很惨。”

马可正要回答，这时一群蒙古人骑着马从门前走过。他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人。那是海都汗的女儿，一位美丽而野蛮的武士。但是，没等他上前问候，这位蒙古人已经骑马往前走了。

“你认识他们吗？”乃颜问。

“我想她是海都汗的女儿，爱吉阿弩克。”

“也许是她”，乃颜漫不经心地说。

“几年前，有一次我看过她的摔跤，那种场面令人难以忘怀。”

“我想是不易忘的。”乃颜微微一笑。

“她从家到这儿来很远吧？”马可问。

“她一定是来打猎的”，乃颜回答说，“她的一部分部落在每年这个季节都要骑马到北方来。”

马可有些犹豫不决。“我还不太清楚我给忽必烈带个什么口信回去，乃颜大人。”

“你可以对大汗说，乃颜尊敬他，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血统。他钦佩汗作为武士的高超武艺，也没有忘记他的许多胜利。但是，他不能为了要满足汗做皇帝的野心，而牺牲他和他的部落的独立性。”

会见结束了。马可鞠躬告辞，上了马。他的卫队立刻勒马排列在他的两旁。当马可举手告别时，乃颜向前迈了一步，走到他跟前，放低了声音说：“波罗先生，你难道忘记了你做为教皇特使来到东方，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义的吗？现在，我在你眼睛里可以看出，你认为我是个狂热者。要留神，上帝比我们大家都更伟大。他观察着一切，他的判决才是最后的判决。”

马可没有回答，用刺马钉刺着马飞驰而去。乃颜的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打动他的心。

当忽必烈听到他的和平条件被拒绝时，他没有做任何评论。儿子的死使他非常痛苦，所以，他几乎没有听见对他讲了些什么。他的面孔突然显得十分苍老，成了背部佝偻，皮

肤打皱的老人。马可重复了一遍他带回来的消息，建议带着新条件再去见乃颜。但是，忽必烈依然不说话。八思巴终止了觐见，马可只好离去。

自从真金死后，忽必烈就一直是这样，什么事都不再使他感兴趣了。

他把一切国务都交给八思巴。

还有铁穆尔。他现在是他的继承人。有一次，当波斯汗阿鲁浑派来了使臣，要求送去一位皇家公主，做他的妻子。当皇后告诉忽必烈，可以选阔阔真时，他这才有所反应，哭得像个孩子。

现在，乃颜唯一关心的事，是他的部落。他和海都都要求保持祖先传下来的自由，忽必烈不能把他们禁锢在京城的高墙和城市里。

马可来到忽必烈那里，要求再次觐见。八思巴同铁穆尔一起，都在汗的私室。当马可告诉他们，看见了海都的女儿在乃颜那里，以及他兵力部署的规模和部队作战的能力时，他们都显得惊讶。忽必烈却一点也不理睬所讲的一切，甚至连头也没有抬。这时，他们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御林军放进一个信使。

八思巴接过信卷，打开了信。马可第一次看见这个喇嘛失去了钢铁的克制力。在他阅读急件时，由于太激动，信在手中直发抖。

后来，他干脆把信塞在忽必烈的手里：“叛乱从甘肃东边的兰州，蔓延到了居延！”

忽必烈好像大梦初醒，眨了眨眼，记起了他刚才听到一

半的事情。他匆匆看了一下急件。情报的最大威胁是如果海都串连乃颜，那么，整个游牧部族就全联合起来了！忽必烈做了很大努力，总算摆脱掉了他的倦怠状态。他向八思巴迅速地做了个手势。“召集大理院！召集枢密院！朕要他们在一个小时内到达！”

八思巴和铁穆尔赶快离去。忽必烈从身边的篮子里拣出一张地图。马可挨着他的肩站着。忽必烈用手盖住中国的本部，然后转向西方：“这是帝国。中国和东方——波斯和西方。”他的手向北方移动，“乃颜的地区。”他把拳头猛击在地图的中央。“这里是海都的大草原！”他用手捂盖的地区，把海都从俄罗斯与波斯隔开了。

马可对忽必烈的改变甚感惊骇。这位疲惫沉思的老人，突然又变成了皇帝，准备以最充沛的精力，捍卫自己的疆土。这时，大理院王公贵族们全到齐了，军事统领们也来到了。他恢复了精神，心里已经策划了战略，制定了作战计划。

他把问题摆在王公大臣和将军们面前：“帝国中西部两个最大的部落反叛了！”

多数王公大臣都大吃一惊，“我们能知道他是想干什么吗，皇上？”一位大臣踌躇地问。

“马可大人呢？”八思巴把这位密使带到前面来。

“我相信，乃颜是担心他的百姓可能要被征服，”马可禀告说，“他本人是个爱好和平的人。还有机会说服他放弃反叛。没有乃颜，海都就无法进攻。但是，重要的是一定要提出条件，大汗！”

有些王公大臣和铁穆尔对马可的慷慨陈词印象极深。忽

必烈却不然。

“我饶恕他们的次数太多了。自从他们长大成人，海都和乃颜就一直滋扰生事，想要反叛。每次他们都被镇压下去，我都饶恕了他们。”他提高了声调，声音越来越大。“但是这次，他们以为，我的悲哀摧毁了我的勇气和尊严。不管怎么说，乃颜决不是爱好和平的人。这根本不是单纯为了得到更多的独立而叛乱。”很清楚，他的冷酷愤怒，使马可感到烦恼。忽必烈用手指着他说，“甚至在你和他谈话时，他的心中就已经想到了叛乱。决不是独立——而是战争，是要在中国北部替自己建立一个新的王国。与此同时，海都鼓动中亚细亚，切断我们和西方的联系，将帝国分裂成为两部分。”他的声音随着愤怒升高了。“这次决不赦免！”

无人敢说一句话，更没有人敢对他说的话提个不字，倒是铁穆尔既尊重又坚决，终于打破了沉默。“陛下有什么旨意？”

“朕要亲自出征！”

忽必烈的宣布，引起了一片惊愕。马可和大家有着同样的疑惧。人人都知道，自从大汗亲自统帅大军作战以来，差不多过去40年了。然而，又一次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来反驳他。

马可参与了这次平息叛乱的战斗，他从有利的地势，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无力阻挡这场屠杀，他反而努力想把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都记载在一张羊皮纸上，这样就可以永远不会忘却。

胜利之后，敌军统帅的耻辱下场到来了。乃颜被剥光了

身子，五花大绑着站在那里，看着他的旗帜被扔到忽必烈的脚前，看着他的士兵上衣的十字架全部被扯下。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在草原上回荡着。这个被俘的叛军头领被带到忽必烈的前面站着。忽必烈往下看着乃颜。“乃颜，你犯了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叛国罪。”

企图替他求情的马可，正在鼓起勇气想要说话，但是，他所可能说的，全都淹没在有节奏的呼喊中了：

“处死！杀！杀！杀！”

忽必烈一挥手，将全军将士的齐声呼喊安静下来，随后又转向乃颜：“因为你身上有朕的血统，有大成吉思汗的血统，你的血不能洒溅在地上。你要按我们的法律明文规定的方式去死。”

他做了一个手势。一个押着犯人的武士，就从乃颜脖子上扯下了十字架，抛到地上。马可弯下腰捡起了十字架，不曾想到八思巴正在注视着他。

乃颜受了伤，头昏目眩，被人往后拖着。拖到了一块空地上铺开的毯子上。他被毯子紧紧地裹好，放在那里。谁也没有回头看一眼。马可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亲眼看着蒙古骑兵开始向地毯行进，然后，他也离开了。

当他再回头望一眼那个营地时，乃颜的躯体已被践踏在千军万马的铁蹄之下了。

这次意外的事件使得马可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接下来他所能想到的只有五个字：回到故乡去。

六、思念家乡威尼斯

自从马可动了思乡之念后，每有机会他就向忽必烈皇帝请求返乡，但是都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后来，统治波斯的一个蒙古藩王的王后死了，他派来使臣向忽必烈请求从皇族中再选一个公主做新皇后。

忽必烈为安抚波斯王，决定继续采用和亲的政策，把 17 岁的美丽的阔阔真公主嫁到波斯去。

使臣听后非常高兴，辞别皇帝就护送着阔阔真公主上路了。来到中亚地带，使臣发现中亚一带的蒙古族之间又发生了战争。出于安全的考虑，使臣万般无奈，只好护送公主又回到了元大都。

而此时，马可·波罗他们思乡之情日益浓重。

尼可洛又来求见忽必烈了。

“你已经回去过一次了。”忽必烈提醒他说。

“可那差不多是 20 年前的事了，皇上。”

“不行！朕不能舍弃你们。你们来到这已经发了财。”

“是，皇上。”

“不管你的钱财多少。从今天起，再给你增加一倍！”

“谢主隆恩——”尼可洛刚要张嘴说话。

“但是，不要再提起走的事了！”忽必烈重重地哼了一声。

尼可洛只好退了出来。

马可·波罗凭倚在栏杆上，往下凝视着高高低低的屋顶，大大小小寺庙圆顶和那些宝塔。悲伤沉重地压着他，他的精神萎靡不振。他找不出办法来解脱他的精神负担。一只手轻如树叶般扫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吃了一惊，发现八思巴走到台阶上来，站在他的身后。

“我看见，你拾起了从乃颜脖子上扯下来的十字架。我对此向你表示敬意。我在很久以前说过，我们本来就应当彼此了解，成为朋友。”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真该在一起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呵。”

马可不无惋惜地想。经过这么多年，这位大喇嘛和他才开始彼此了解。

“也许是这样。然而，友谊是一种横跨时间和空间的桥梁，即便是你回到了你的威尼斯家乡以后……”

八思巴微笑了：“好，我真高兴，我们有了这个谈话机会。很快，我就要离开汗八里了，我就要重返我在雪中的寺院了。”

就这样，在八思巴的帮助下，在朝野选特使护送阔阔真公主到波斯这件事中，可马·波罗圆了回乡梦。

在研究人选的时候，忽必烈一言不发。波斯特使跪在下面。

“我们将派本朝经验最丰富的使臣和宫廷女官护送阔阔真公主，”铁穆尔说，“马可·波罗，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都有特殊的才干和无可比拟的知识，如果他们受命负责这次远航的话，你们的主上肯定该会满意了吧？”

乌拉台和其他波斯特使叩首谢恩。太子亲身干予此事，出面帮忙，使马可甚为吃惊。尼可洛和马窦现在才明白为什么

召见他们，不禁十分兴奋。忽必烈望望周围，看见他是少数，比先前更加烦恼和不安。他对马可说：

“你们要什么时候动身？”

“马上就动身，皇上。”

“觐见到此为止。”八思巴说。他明白，现在让大家退出去是明智之举。

当他们都鞠完躬，向门口退出时，忽必烈指着马可说：“停一下。”

马可继续跪着。其他的人鱼贯而出，这时他抬头仰望大汗。即使在迟暮之年，他仍然显现着高贵和庄严。马可本可以对他有所保留，本已被他造成大规模屠杀的野蛮性格所惊骇，但是，他依然有许多东西值得钦佩和崇敬。

“朕不能让你走，马可”，忽必烈说。

马可心里惶惑起来。“陛下！”他抗议说。

“朕不能让你走……除非你答应回来。”这个条件给了马可以希望。汗继续说：“朕知道，这是个很难做出的决定，你需要时间认真考虑。这是不能轻易答应的许诺，但是这是朕的愿望。”

“是陛下的愿望，或是陛下的旨意？”马可微笑着说。

忽必烈的笑容隐约可见。笑容显露出了从前的忽必烈。长期以来，这个忽必烈被屠杀和流血所遮蔽了。“朕理解这两者是一致的。听着。朕要写信送给教皇和法兰西、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国王。因为你很重视在东西方之间，在蒙古帝国和基督教地区之间架起桥梁的重要性，所以这些信件就委托你给送到。”他变得更为试探性的。“当你递交了这些信件，重返

故里之后……朕很希望你还能回到汗八里来。”

几天以后，黎明时候，天空浮现出鱼肚白色，还有些阴暗。马可从马厩拉出自己的坐骑，牵着马经过卫士身边，来到了御马厩。自从真金和他习惯地每天早上陪着汗一块儿骑马以来，他有很久没有这样和汗一起骑马了。

如同他所料到的，他看见在他前面，御马官牵着汗的良种白驹，让忽必烈自己备上马鞍。这是一项严格遵守的惯例。所有在场的马夫都俯伏在地。忽必烈用力给马紧上肚带，累得出了汗。他看见马可走到跟前，对他跪下，就暂时停了下来，很高兴。“你来和朕最后骑一次马吗？”他问道。

“是的，皇上。”马可对他说。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马可深深地感到难过。

忽必烈也动了感情，挥手示意让他起身，就转过去继续系肚带。他猛地往上一抽，使劲拉紧肚带，一边喃喃说道：“如果朕事先知道你的走会让朕这样难过，朕是决不会同意放你走的。”

“我也很难过，皇上。”马可柔声说。

忽必烈咕噜着：“唔……你的业绩会在这个国家里流传下去的，马可·波罗。只要人们还有记忆，就会记住你。”

马可看见他不能够自己紧好马的肚带，就看了一下周围，肯定没有人注意，就自己抓过肚带，往上一提，咔啦一声扣到了地方。忽必烈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表示感谢，然后就打发御马官。他抓住马鞍，好不容易才把脚扣住镫。他努力想翻身上马，但是他的年龄、体重和体力的衰退都使他力不从心，他骑不上去。为他感到痛苦和焦急的马可，向前走了

一步。但是忽必烈向他粗暴地挥手，不要他帮忙。他使了全身力气，再一次上马，又失败了。他攀着马鞍，身子吊在空中直喘气。他的脸贴在马肋上。努力的结果，使他精疲力尽，他深深感到羞惭。

“海都是对的”，他喃喃低语着，“我们在马背上征服了世界——也应该在马背上统治世界。但是，朕太老了，骑不上马了。朕只能算是半个蒙古人。”他浑身颤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流的血太多了，上天生我们的气了……铁穆耳将要继承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帝国。”他尽力想振作起精神，挺直腰杆站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真金……但是，我给他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在梦中也相信，中国能够统一。”他沉重地摇了摇头，“中国在他的生前没有统一，朕的生前也不能。但是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会统一的……”

他回转身去准备上马。他使出所有的力气想做最后一次努力。马可向前迈步，靠得近一些，双膝跪下，两手捧在一起。忽必烈伸出手去，碰了一下马可的脸，表示深深宠爱。然后，他接受了。他把脚放在马可的手上。在他的帮助下，他终于骑上了马。跨了马鞍，他挺直身体，振作精神，抓起缰绳。他再次成了一位威风凛凛，驰骋疆场的人物。忽必烈举手向马可致敬，就调转了马头。

马可注视着他，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锣鼓喧天，万人空巷。人们聚集在厦门的码头上，观望雄伟的皇船正在准备起航。水手们检查着船缆，成群结队地挤在甲板上。阔阔真公主是首批乘客之一，有 50 多位宫娥随从侍候。其次上船的是一位宋朝公主，蛮子国王的女儿，有

同样多的官娥护从。马可、尼可洛和马窦在祝福者的欢呼声中登上了船。祝福者们都认识并尊敬这几位威尼斯人，尊重他们为蒙古帝国所做的一切贡献。

铁穆尔利用这个机会，和马可做了最后的谈话。他们从来没接近过，他的举止拘谨有礼：“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严肃的一天，马可大人。”

马可以同样严肃的声调说：“殿下，请转告大汗我将继续效忠于他。我离开中国，最后一次想念的人就是大汗。”

铁穆耳说话时，有些犹豫不决：“许多年以前，我的祖父告诉我，你是做为教皇的特使首次来到中国的，这使我对你产生了怀疑。你有和我父亲来往的特权，你比我更能经常见到他。使我更加憎恨你。”

马可有些紧张，但是他料到他不会对他怎么样。“铁穆尔太子，我很抱歉。我非常热爱你父亲，但是，我从来没打算使他疏远自己的子女。”

“不用表示歉意，”铁穆耳说，表示着同样踌躇的神情。“错误是在我这方面。我太嫉妒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马可大人。我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甚至八思巴都敬重你。”

马可能看出，太子是多么局促不安。但是他很感谢这位年轻人的诚挚。他们过去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不自然的，现在，铁穆尔承认了过去的判断错误，这是需要勇气和诚实的。

“当你长途跋涉回到这里以后，”铁穆耳继续说，比先前自然一些，“你可能会认为，你出使中国是失败的，你可能会认为你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为了表示对

你的尊敬——并纪念我的父亲和皇祖——在我继承大可汗皇位时，我要在汗八里修建一座你们宗教的教堂，以供今后来京城的基督教徒们传道祈祷。”

“谢谢殿下。”马可甚为惊异。

“你留在我们心中的业绩，将永远留在中国。它将父传子，世世代代传下去。”

太子铁穆尔伸出双手，马可紧紧地握住。他们从此结下了友谊。

铁穆耳上了岸，人们最后相互告别。船开始起锚，转动巨大的风帆，捕足了最充足的风力，在旁观者们的持续欢呼下，开始航行，徐徐驶出了港口。

马可同尼可洛、马窦一起留在甲板上，一直站到中国在左舷船头外变成了一个很小的黑点为止。威尼斯人天生就是为了旅行。现在，他们在脑海中留下了离别时的最后回忆，返航回家了。他们离开港口时，就在他们的头顶上，飘着一只色彩鲜艳的风筝，上面坐着一个笑着的男孩，在和他们挥手告别。

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次路途漫长、困难重重，十分危险的航行。他们知道，可能出现航期延误，受到挫折和接二连三的问题。但是，他们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启航了。他们相信，有一天，在遥远的将来，不论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终究会再次看见那宁静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它在遥远的天国，向他们闪耀着欢迎他们归来的温暖的光辉。

自从马可随他的父亲、叔叔、吉里奥、阿加斯丁诺和雅可波第一次乘船出发，驶进亚德里亚海以来，20多年的时光

流逝了。他们的生活，充满着一连串无止无休的旅行、危险、喜悦、悲伤、冒险、探查、损失、荣誉和终生难忘的无数异地风光。他的生命历程从青年时代到成人时期，从天真无知到经验丰富，从微不足道到地位显赫。他找到了父亲，找到了朋友，也找到了他自己。而最主要的却是他在这整整 20 多年中，离开旧的世界，游历了一个新世界。

在他的前面，是他诞生的城市。在他的后面，是一个欢迎他、教育他并开始尊敬他的大帝国。纵然有些回忆在涌上心头时使他感到痛苦，但他一想起大汗，大汗的朝廷和整个蒙古帝国都会记住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他就总是觉得在内心得到了慰藉。

1292 年，马可一行告别了元朝皇帝忽必烈，带着公主阔阔真，率领着一支由 13 艘高大结实的船组成的船队，从泉州港出发了。

七、回家的路漫漫

别了，伟大的元朝！

马可站在船尾面对元朝方向，默默地向元朝告别。他内心激荡着一股恋恋不舍的惜别之情。直到元朝的大陆消失在视线之中，马可父子三人才含着眼泪返回船中。

马可他们率领的这只庞大的船队，由 13 艘高大豪华的船只组成，共有 60 多个船舱和 250 多名水手；船中满载着远航所必备的各式各样的物品，其中仅食物就够他们足足吃两年的。

船队离开元朝，一路乘风破浪，沿着印支米岛顺利地南下。

海上汹涌澎湃的波浪不断撼动着大船，也撼动着马可的思绪。

马可沉沉地陷入回顾之中。17 岁踏上奔往元朝的旅途，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自己 21 岁的时候来到了元朝。在元朝一呆就是 17 年，如今已经是 38 岁的人了。17 年的时光荏苒而过，但是与元朝建立起的感情，是心中永远泯灭不了的。威尼斯和元朝在马可的心中占有同样的份量，有着同等的感情。

船队在马可父子的指挥下，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了马六甲海峡。此时马六甲海峡的天气坏极了，强烈的逆风呼呼地刮着，引得大海也发怒了，咆哮着简直要把人吞没似的。马可

见船队无法继续前进，就命令船队驶进了苏门答腊的港口避风。

苏门答腊的天气一直不好，海上的情况也不妙。季节和气候都不允许马可他们马上进行海上旅行。马可决定船队暂时在苏门答腊住下来。

他们在海岸边上搭起了小屋子，以备休息之用。然后他们又在小屋的周围挖了又深又宽的壕沟作为防御的工事。因为这样可以使阔阔真公主免遭侵扰，所以马可办起事来分外小心仔细。

在苏门答腊中途停留时，马可又到岸上详细地了解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以及物产等情况，等了半年，风向好转，马可他们才乘船离开了苏门答腊，继续向前航行。

船队在海上遇到风暴和海盗的袭击是在所难免的。马可率领全体船员与狂风恶浪搏斗过，与海盗船交锋过，但损失也不小。最后只剩下2艘大船和18个人。期间有的船只被大海吞没了，有的船只被海盗洗劫了。

马可在航海中表现了足够的机智和勇气。经过18个月的航行，马可终于来到了波斯的霍尔木兹，把阔阔真公主护送到了波斯的土地。

霍尔木兹港，马可他们18年前去元朝的途中曾落过脚。而今的霍尔木兹已是今非昔比了。它不但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热闹城镇，而且也拥有了可以出海航行的庞大船队。

马可他们上了港口，迎面碰上了波斯来迎接的官员。他们在波斯官员的引导下，来到了霍尔木兹城。霍尔木兹的大街上商号店铺林林总总，异常繁华，各色人种熙来攘往，川

流不息。马可看到这些唏嘘不已，赞叹不止。

来到霍尔木兹的官署，马可他们却听到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坏消息——波斯王驾崩了。

阔阔真公主闻听这个噩耗凄惨地哭了起来。

这怎么办呢？

霍尔木兹的官员告诉马可他们，国王驾崩后，由国王的弟弟作为王子的保护人，现在正驻在大不里士城。

马可决定先把公主送到大不里士城再做打算。在波斯军队的保护下，马可他们穿越沙漠安全地抵达了大不里士城。

波斯国王的弟弟把马可他们迎进城里，并提议让已故国王的儿子卡桑王子与阔阔真公主结为一对鸾凤。

阔阔真公主闻言也由悲转喜，被羞得满面通红。

马可做为忽必烈皇帝的使者，亦非常赞同这个建议。如此一来，阔阔真公主终身有了依靠，自己也可以交差了。

马可又把阔阔真公主送到了卡桑王子所在地西土耳其斯坦。

卡桑王子对阔阔真公主和马可的到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盛宴款待了马可一行。

之后，马可他们又回到了大不里士城，在那里休养了一个时期。

可马他们在大不里士城居住期间，详细地研究了返回威尼斯的路线。由于波斯和埃及正在进行战争，因此向西经地中海的归程不能走；而经特拉布松、伊斯坦布尔的归程却控制在热那亚人的手里，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

经过深思熟虑，马可决定化装经伊斯坦布尔回威尼斯。他

们把从元朝带来的物品换成了珠宝和宝石，然后又缝在了随身穿的衣服里面。就这样他们告别大不里士城向黑海海滨城市特拉布松走去。

在波斯军队的保护下，马可一行顺利地赶到了特拉布松。然而在特拉布松，马可又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忽必烈皇帝驾崩了！

“忽必烈皇帝陛下！……”

马可和父亲尼可洛、叔叔马窦一齐面向东方，跪倒在地。

“愿忽必烈皇帝早日升天！”

马可他们祷告完之后，又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特拉布松，赶到了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位于地中海海峡的入口处，热那亚人在这里势力很大。但是由于马可他们已经化装了，并穿着破烂的衣服，所以没有人注意他们。

马可一行顺利地搭上了一条从伊斯坦布尔经希腊港转威尼斯的商船。

经过一路的风风雨雨，马可终于如愿以偿，于 1295 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

虽然离开家乡已有 20 余年的光景，马可总觉得威尼斯依然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运河里的小小凤尾舟令马可一下子活跃起来，他多么想马上去操纵一番哪。还有那圣·马可教堂依然那么肃敬庄严，依然那么令人崇敬。

马可回到家又见到了亲爱的婶婶，他向婶婶倾诉了想念之情。

三天后，马可决定摆酒款待亲戚朋友。大家都被惊呆了。想不到三个落魄的人回到家，竟然要刮目相看了。

马可三人当众将透着汗臭味的旧蒙古服拆开，刹那间衣服里滚落下各式各样的珠宝。有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翡翠、珍珠等，撒满了一地。这一下可把大家惊呆了，人们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几天以后，整个威尼斯的大街小巷都传遍了有关马可三人的神奇故事。

有许多人追到马可的家里，听马可讲东方的故事，什么忽必烈皇帝啦，元朝的风土人情啦。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一个个充满了神往的色彩。

由于马可讲故事一开口总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所以马可被威尼斯人送了一个绰号“百万马可”。

八、尾 声

教皇曾亲自为之祝福，一度肩负着精神使命而登程远行的年轻人，现在成了已届中年的囚犯。他正在接受审讯。审讯者是由身穿黑袍的多米尼克修士组成的陪审团。

“你承认你曾经到过异教徒的神庙吗？”

“你参与过巫师举行的仪式和那些令人厌恶的巫术活动吗？”

马可·波罗望着他的审讯者们，心里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人是否真的想要听他说出真情实话。在他的东行旅程开始时曾经给他祝福的教皇格里戈里已经逝世多年了，否则他可以为他作证。

他的思想在漂浮着，就像他的大帆船一度在印度洋上漂流一样。没有一丝风鼓动船帆，他们曾就这样漂流了一个月。

船上大部分人都染上了疾病。船员们身体非常虚弱，无法配备一些小船，来把大船拖走。他想起了归来的漫长旅程，他们一路上护送着阔阔真公主，他想起了在苏门答腊，受困于季风，不得不住在临时匆忙搭起的栅栏后面，随时防卫着土人的袭击。这些土人画着丑恶的面孔，手持涂有毒药的标枪，他们是些吃人肉的野人。他想起了年轻的阔阔真的一片温柔真情，她从来不抱怨旅途的艰苦；他想起了他们之间不断增长的深深爱慕。他对阔阔真的一片柔情，医治好了他过

去的创伤。

他们在海上漂流了两年。到达霍木兹时，由于疾病、风暴和海盗的袭击，他们损失了全部护送船只和一半护送人员，他们得到消息说，阔阔真公主所许配的波斯伊尔汗阿鲁浑已经死了。同时，他们也听说，大汗忽必烈已经逝世，长眠在阿尔太山上的秘密安息地了。现在铁穆尔继了可汗的皇位。在他们的首次悲痛之后，马可回忆着，他们是多么欣喜兴奋，知道阔阔真已获得了自由，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她随他继续向前航行，去威尼斯了。这时，代替阿鲁浑的年轻的儿子卡桑统治了波斯，并派来了信使。按照古老的蒙古习惯，卡桑可以娶死去的父亲的未婚新娘。阔阔真就要做他的皇后。信使们来，是为了接她和旅途上幸存的为数不多的宫女到他那里去。

阔阔真眼里噙着泪水，她向就好像生身父亲一样的尼可洛和马窦告了别。最后，她向马可告别。她向惊讶的使者们解释说，她带来奖给护送人员的全部礼物，都在途中丢失了。她从腰上解下了做为皇室象征的金银腰带，送给马可做为纪念。腰带和她的眼泪一样，传递着对他的一片情意。她把她的

心随同礼物一起送给马可保存。但是，她不能对自己应履行的职责置之不理。

波罗一行继续前行，来到了脱莱比从特。这个城市是他20多年来，踏上的第一个基督教城市。可是，就在这个基督教城市里，他们剩下的绝大部分财物都被匪徒洗劫了。很幸运，马可把这条宝贵的腰带同他自己的腰带系在他的上衣里面。尼可洛建议，采用他们过去旅行的老习惯，穿着他们最

简朴的衣服，把剩下的财富变成宝石，缝在衣服衬里面，带回家去。多亏他的好主意，他们保存了足够的财富，可以保证他们今后的生活过得舒适，受人尊敬。

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最后到达威尼斯时，他们家里的新仆人竟要赶走他们。姑父已经故去了，芙洛拉姑母已经非常老了，所以，她看了好几分钟，才认出了他们。人们多么为他们难过，最后像叫花子一样回来了……

他们的亲戚和从前的朋友接到他们重返故里举行招待会的邀请，出于宽厚仁慈前来参加。他们看见波罗父子依然穿着破旧、风尘仆仆的衣服，桌上只有面包和清汤。尼可洛、马窦和马可脱掉外衣，露出蒙古帝国王公贵族们穿戴的华贵金衣、银制腰带和宝石项链时，人们真是惊奇万分。这简直像是一个神话。

马可回到威尼斯以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越来越激烈了。马可出于对威尼斯的热爱，毅然参加了威尼斯的军队，开始与热那亚人展开了战斗。

不幸的是马可坐的战船在亚得里亚海被击沉了，马可落到热那亚人的手里，成了他们的战俘。

随后，马可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监狱里，犯人们总喜欢马可讲他的东方之行，直到马可讲累了为止。

与马可同牢监禁的有一个比萨的俘虏，名叫鲁斯梯凯洛。他是一个小说家，尤其对写游记很在行。马可与鲁斯梯凯洛投缘，遂答应了他的要求，一同合作完成东行旅游的记录《东方见闻录》。

热那亚的官方知道了这件事后，也非常支持他们的这一

行动，还特意派人从威尼斯马可的家里取来了马可的旅行日记。

马可和鲁斯梯凯洛经过几年的合作，终于完成了闻名世界的旅行日记《东方见闻录》。

马可回忆起这一切时，他微笑了。他被对他的一声高唱所惊醒，又回到了热那亚的会议厅。

一位秃头、双下巴的修士要求回答一个问题：“我要你大声地说！你现在能坦白承认，你设法叫人写下来的东西，绝大部分是编造的谎言吗？”

马可下定决心，要继续讲老实话，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只报告了我看到的一切，既没增加，也没减少。我的基督教良心是一回事，我的眼睛是另一回事。至于我所谈到的一切宗教，我已懂得：它们是好是坏，完全要以那些奉行者的心肠好坏为关键。”

惊讶和不赞成的喃喃议论声，响彻了整个会议厅。他所讲述的一切，完全是旁门左道。靠着桌子坐的修士们，听到了这样的意见，不胜惊恐。那就是说任何一种宗教，他们自己的除外，都可以被形容成好的。他们听说他们的信仰，在事实上并没给所有信仰它的人带来同等的祝福，都觉得这是一个侮辱。

在一边坐着的彼特罗·德·阿巴诺在焦急中退缩着。马可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定罪。他希望，马可再回答时能更谨慎些。坐在德·阿巴诺旁边的大缅教友，是一位热心的青年修士，曾经去牢房看过马可。他开始为这位囚犯感到担忧。坐在他身边长凳上的，是监狱长阿诺尔伏，在不安地移

动着。他过去就警告过马可先生，不要为一本书去冒焚身的危险。

“你现在居然还要称自己是基督教徒吗？”坐在桌旁的老修士这样喝问。

“是的。”马可坚定地回答。

“在你去过那些地方之后，你还算是基督徒吗？”

大缅甸教友找到机会插话：“圣保罗进入希腊和罗马的异教徒寺庙也没有犹豫过——”

“你竟然敢说这个威尼斯人像圣使徒一样？”这个老修士马上质问，显得很愤慨。

“那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

“我说，”马可打断了他们的话，“在我了解了世界上各种宗教之后，我感觉从来也没有和上帝这样亲近过。”

老修士正要开口回答，他左边的一个瘦弱男人一挥手制止了他。这个人把注意力转向鲁斯梯凯洛，他正和吉阿凡尼在长凳上观看进行的审判。“你写过，马可·波罗先生发现了伊甸花园了吗？”他用谴责的语气说。

“我从来没这样讲过。”马可否认说。

鲁斯梯凯洛有些踌躇不安：“呵……我可能是写错了。马可……当你讲到巴达山的时候。”他面对着教士会议，竭力表示，他随时听候吩咐。“我可以删去……”

吉阿凡尼不禁笑出声来。当法庭上的人都注视他时，他有些慌乱。他低下了头，感到局促不安。

“难道那不是真的，”老修士问，又反过来进攻，“你，比萨的鲁斯梯凯洛，曾经写过——按照他的口授——东方人的

妻子可以得到丈夫的同意和鼓励，去和异乡人一起睡觉吗？”

“马可·波罗先生说，那是他们的风俗……是他们向客人表示尊敬的方式。”鲁斯梯凯洛看到他的谈话引起了惊恐的反应，就竭力想挽回这种形势。“但是，比萨和威尼斯的每个水手——还有热那亚的——都讲过同样的故事。”

瘦削的修士立刻接过话题：“在世界许多地区反复出现罪恶并扩大罪恶这一既成事实，并不能减轻这种罪恶使人憎恶的程度，也不能使那些散布臭气或容忍罪恶的人们，更少地受到谴责！这些已经讲述的故事——是不适合纯洁无邪的耳朵去听了！”

“请原谅——”吉阿凡尼努力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嗯？”老修士愤怒地问。

“尊敬的先生们，我只是想说，他的故事使我害了思乡病——使我一心想着我的妻子。我想，我是多么幸运，有一个和我结了婚的女人，她为我活着，只是为我，她一生只是为我活着——”

吉阿凡尼的声音缓缓地拖下去，很显然，他的议论对于这些板着面孔的会议，并没有起缓冲的作用。然而，他的议论却给大缅教友提供了一个论点，他可以借题发挥。

“实实在在，那是真的。对于畏惧上帝的良知来说，威尼斯人马可给我们讲的事实可做为有价值的教训。通过暴露罪恶，他可在对比中赞扬人的真正目标：‘美德。’”

坐在桌子旁的修士们压低了声音商榷着，有些人接受了大缅教友的观点。然而，仍然存在着很有分量的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是更有决定性的。自告奋勇起来发表了一个重要

观点的，正是那个老修士。

“你关于星群和星团存在的论述，是我们的天文科学所不能承认的。我们是上帝和他的真理的忠实仆人，我们认为这些论述败坏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和谐秩序。”

“同样起着败坏作用的，”他那位瘦削同僚附和说，“是你关于那些国家和人民的描述。那些国家和人民所在的地方，人们确实知道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有极端的黑暗。”

德·阿巴诺在座位上转动着。老修士注意到了。

“学问渊博的阿巴诺，请你发言吧。”

老修士洋洋自得，感到很轻松，自信这位显赫的见证人不会接受马可·波罗关于科学的异端邪说的。阿巴诺摆出的严肃而有权威的态度使马可很忧虑。

“我们的天文书上，没有一张画有这位威尼斯人宣称他所看见过的那些星星，”德·阿巴诺表示同意说。马可低下了头，感到灰心。“然而，我们最近了解到，波罗先生的似乎是不可能的观测结果，最近已被其他航海者和阿拉伯天文学家们所证实了。”

“那是被异教徒证实的异端邪说。”老修士抗议说。

“还不仅是被他们所证实，”德·阿巴诺告诉他说。“我们终于能读到……”他中断说话，转向马可，仿佛为了什么事表示歉意地说，“我们西方人还不知道如何用专门的机器生产书籍——就像你的中国朋友说的那样，——把书印出来——我们只有满足于等待，等那些有耐性的手去一本一本地抄写……”

削瘦的老修士不耐烦起来：“不要离题！”

“关于那块人们确知什么也没有，只是极端黑暗的地方，”德·阿巴诺忍不住看着瘦削的修士，嘲弄地微微一笑。“我们终于读到了一篇长篇报告，写的是越过蒙古边境的旅行见闻。这篇报告是修士吉阿凡尼写的。”

厅里出现了一阵嗤嗤的压抑笑声。这只能使修士们更加生气。他们那位瘦削的代言人再一次向马可发起进攻。

“如果你在蒙古的生活是这样豪华，地位又很高，为什么你希望回到威尼斯呢？”

“我的父亲和叔叔希望去世之前再看到我们家乡。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回来，这是上帝的意思——要我们指给人们走向新知识的道路。”

“这么说，你仍然坚持说，你在书里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老修士诘问。“人们能在天上飞吗？一个金属管能使星星离地更近吗？你要受到警告的，波罗先生。”

“上帝是我的见证人”，马可说，态度非常认真，“我所讲述的还不到我看到的一半。”

“如果我有可能评论的话，尊敬的教友们”，大缅甸教友得到允许发言，“威尼斯大主教已经证实，波罗先生的确是受教皇格里戈里的委派，做为教皇的特使，出使到蒙古可汗那儿去的。我们只能钦佩伟大教皇的远见卓识和波罗先生的勇敢。教友们，请想想吧，如果这个使命当时真的胜利完成的话，该有多好啊！请想一想，如果可汗及其全帝国臣民都信仰我们的宗教，教会该是何等荣耀！”

教士会议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正在进行考虑，以便作出决定。

马可安静地站着，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就要被决定了。他感觉，如果只是因为他报告了看到的一切而受到谴责，那是很不公正的。如果说，他们真的全读了他的故事，那他们又为什么要在飞人、火药和望远镜上去动脑筋呢？那些都是小事情。一切都可以解释。无法解释的却是这些真实的事迹——东方所谓的活神仙心灵之恬静和气象万千的异地风光所展现的上帝造物的庄严与壮丽。

审判者开始发言时，马可纷乱的思路突然打住了。“我们不得不在此做出决定，波罗先生，”瘦削的修士很严厉地说，“我们发现，你触及到了一些你不理解的问题，并把这些不理解的问题，危险地导向了近乎错误的含义。为此，圣教会必须时刻警惕，以捍卫自身的纯洁。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停顿中，马可竭力不放弃希望，“……我们相信，你主观上并无犯罪的意图。所以，我们命令你重新修改你的故事，删去一切带危险性的叙述。愿上帝施恩于你，使你受到教诲！你自由了，你现在去吧。”

吉阿凡尼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判决，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仿佛是他获得了自由似的。阿巴诺和大缅教友都放心地微笑了。马可向三位鞠躬，表示感谢。每人都站立起来，教团的成员们大踏步地走出去了。依然坐在那里没动的人，是鲁斯梯凯洛，他身边站着卫兵，正准备押他回到囚室。

马可走过去，到了他的朋友跟前。鲁斯梯凯洛站起来，他们长时间的互相凝视着。

“好好享受你的自由吧，马可。也为了我去享受。”鲁斯梯凯洛说。

“为了你？”马可没理解他说的意思。

“我们的国家比萨早已被打败了，但又不想议和。你们威尼斯人现在都释放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自由。”他中断了话。“我请求你原谅我。”

“为什么？”

“为了我在书里杜撰了一些东西……为了给故事的背景润色，我有时免不了信口开河。当你看到我写的东西，你就会发现的。不要憎恨我那为数不多的添枝加叶。我现在明白了，那些东西是不需要的。你的书才真正是一部奇书。”

“这是我们俩人的书，是我们的书。”马可告诉他说。

他伸出手，要握这位作者的手，但是已经太迟了。卫兵扯着鲁斯梯凯洛的膀子，押他回到塔楼的囚室去。马可在那里站了好久，一直伸着他的手。

一切都没有改变。

他们回到威尼斯时，又看见了圣马克广场，一切全是老样子，没有改变。仍然是富丽堂皇和邋遢污秽欢快地交织在一起；仍然是那些店铺和货摊，老板们在互相争夺着顾客；以物易物的贸易仍在进行，响着一片粗哑的嘈杂声。诡诈、自私的小贩、教士、商店老板、商人、水手、贵族、家庭主妇、妓女和天真活泼的儿童，仍然在广场上熙来攘往。

马可和吉阿凡尼及其他被释放的威尼斯俘虏一起站在甲板上。故乡的景象在他们的感情上引起了共同的反应，这种情感强烈地冲击着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哭着，有些人神经质地狂笑着，有些人瘫倒在地上。他们回到家乡了。

码头上挤着一小群人，多半是妇女和孩子。他们怀着渴

望的喜悦，在船靠岸抛锚的时候，引颈翘望。吉阿凡尼终于看到了他在热那亚夜夜梦想的人。人群的边上，站着一位圆脸、神情欢悦但却饱经忧患的妇女，她领着两个孩子。吉阿凡尼转向马可，好像是要告诉他什么事情，但是他只默默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抓起自己的行李卷儿，就头也不回拼命冲向自己的家人。他的妻子看见他，喊叫起来，他们投入了彼此的怀抱。

马可为朋友的幸福感到高兴。当吉阿凡尼抱起他的孩子，尽力地吻着他们，想要消除他们对他离家的思念时，马可扭过头去。久别重逢的欢乐情景，只能使他感到格外地孤独。他没有妻子和孩子来迎接他。当他回过头来，目光扫过圣马克广场时，他看见威尼斯一如往昔，熙熙攘攘，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的归来。

他要凭吊的下一个地方，是那个被废弃不用的船坞。它现在似乎完全荒芜不用了，但是仍然可以认出，这里是他童年常常嬉戏逗留的地方。朋友们的笑声，一如遥远的往日，似乎在空中绕着。他几乎又听见了笑声。接着，他注意到了那条旧的长凳，吉里奥常常喜欢蹲在上面。他追忆着昔日的竹竿战和街头巷尾的嬉戏，回想着那只大家一起修补的、后来沉没在大湖中的船。他思念着绝望的、气喘吁吁、发着高烧死在自己怀抱里的朋友。

壁画大部分剥落了，已经模糊不清。然而，所保留下来的巴托洛米欧的艺术，就足够点燃起对上百件历历往事的回忆了。当他仔细观察他朋友画的一些神话人物时，他回想起，巴托洛米欧曾多么相信这些神话般的人物都是存在的，因为

那都是他的想象力所能召唤出来的。当马可过去细细看一幅画时，他顷刻之间着了迷。那是一幅画着一个小小的，像鱼样的生物，有着美丽的流线形体态，和一付可以蛊惑和引诱圣者的花容月貌。

他发现自己又一次处在广场的喧闹生活的漩涡中了。生活在他的周围沸腾着，而他如此长久地客居他乡，人们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马可对此毫不介意。当一小群土耳其贵族走上广场，向巴塞里卡大公官邸前进时，马可没有跟上去和人群一起看热闹。他突然忆起了战败的南宋的一行行旌旗，他在注视着向大汗前进朝拜的伯颜，他在倾听着雷鸣般的万众欢呼声。

马可·波罗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中央。他就是从这里出发，离开故乡，踏上了持续将近 $1/4$ 世纪的旅程。这些旅行把他带进了西方从未听说过的异国他乡和不同的民族中。他本身的一部分已经留在了那些地方，和旅行者一起被埋葬在异乡了，送给真金了……。

他是威尼斯的公民，但又是全世界的儿子。

1299 年，热那亚人为表彰马可的贡献释放了马可和鲁斯梯凯洛。他们共同著成的《东方见闻录》很快地风靡了欧洲，并被译成了多种文本，流传于世界各地。

马可被释放回家不久，他的父亲就辞世了。后来，马可结了婚，生有三个女儿。

1324 年，马可 70 岁的时候，在众亲朋的陪伴下，安然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永远地离开了人间。